

澈底和平論







印行澈底和平論自序

夫世法與佛法，原本不二。因迷悟致差。戰爭與和平各執有理。奈苦樂懸殊。本論之所以印行也。冀息戰爭以和平。致離苦獲樂。原假世法而論佛法。俾轉迷成悟。文章固極平凡。而理趣確實超特。從始及終，如倒嚼甘蔗，可以漸入佳境。由凡至聖，似恍遊桃源，方知別有天地。惟希讀者。需首尾闕畢，再下批評，不可因噎廢食。要骨肉看穿，方知凡聖，不可以人棄言。原沙中有金，在識者見取。因木中具火，靠行人鑽求。滿紙似乎漫罵，而究之實無口過，老婆心切。長篇覺其煩厭，若揆之，只有一言，澈底和平。如理趣事實弗符。何妨與師。若文字魚魯。尚希指正。即此於國，略盡匹夫之責也。無他於世，微抱獻芹之誠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佛成道日

杭州吳山海會寺

名字比丘成元序於和平關內



例言

- 一 本論以淺近文句假世法而明佛法希讀者終卷方知義趣
- 一 本論非一人一地着想乃秉佛理無人我不偏執以等慈濟利世界爲目的
- 一 本論雖言語粗俗而真理透徹希讀者惟取沙中之金勿因沙而棄金
- 一 本論以佛法爲歸宿凡遇佛教固名專字術語等均加以符號藉便閱者留意
- 一 本論固屬不文惟熱情護教益世之供獻均有抱璞曝背之誠
- 一 本論凡文言字義及出版等均草索了事希讀者諒解
- 一 本論插圖之和平法會均論者主辦其淞滬與蘆溝橋之戰咸從事祈禱和平惜未撮影
- 一 本論初版限於印資致字跡形小希勇仁者翻印放大校正魚魯或潤色文理爲禱

澈底和平論

夜蘇

和平之動機

夫天之不和，則降非時風雨，地之不和，必將噴火沉陸，人身之不和，遂百病叢生，弟兄之不和，爲妻妾相煎，國家之不和，卽南北瓜分，世界之不和，則輿師動員，此乃不和之象也，論語云：「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可知和者之爲貴矣，吾華自黃帝以來，已具四千餘史程，有人平均計算，難於四十年內，不動干戈，在世界雖早千餘年記事，例之亦不外此，昔英國，拜倫，哀希盛詩云：「戰爭和平千萬術，其法皆自希臘出，」是知戰爭，於世界人類，極密切普遍，概言之，不戰爭，卽和平，不和平，卽戰爭，惟人類咸知戰爭乃極痛苦之事，和平爲極愉快之事也，屈斯中日事變，繼以世界戰發，乃人世絕頂危運，空前浩劫，生命喪失，奚啻千百億萬，聞之傷心，觀及慘目，究其病源，咸由人世不信佛法所致，余自診定入世病穴以來，卽大喊絕呼，欲期人世雖苦癡藥，唯有提倡佛法，方能銷滅戰爭，以致和平，然余非徒口喊，而實行其事，尙症發藥，不顧一切，向前邁進，完成其澈底之和平，倘謂余托空言，且看本論插圖，自二十二年，及二十五年，中日之戰禍，繼之淞滬之爭，蘆溝事變，均長期祈禱和平，奈人世深迷重，所以呼之頻頻，而聞者藐藐，致非克收澈底和平之效，然而余猶不以失敗灰心，當再接再厲，人世戰爭既已擴大，痛苦則日重一日，而余之求和平，當步緊一步，是以不顧危亡，豈畏首尾，積極提倡佛法，大聲呼籲和平，人之壓力愈重，而余之彈力愈高，某次奔走滬上，爲友指責，謂余主張和平爲非，應當參戰才是，余因處地不同，當錯舌停辯，賦詩三章聊寄感慨，非敢云工也，憶錄之。

披髮削髮禮空王，吃飯縮衣漫伍常，芒屨踏穿骨似鐵，蒲團坐破骨如鋼，悲觀人世沉洋海，痛感河山減色光，重法輕身冀拯濟，車薪勺水倍堪傷。

浩劫空前自有因，誰知平等度冤親，凡情自是論今古，聖境那堪別舊新，愛國傷民痛佛眼，求仁遭謗挫僧心，救生未及耶鮮死，應學菩薩肉餓鷹。

空前浩劫實堪傷，南北東西均戰場，子散妻離天遠隔，肉飛骨碎地中成，麗宮盛市烽火，沃土麻桑絲馬糞，國破家亡歸

罪誰，戰爭不止縱貪狼。

余此次捲關，亦爲呼籲和平，今將進關書語錄之，如見其肺腑然。

佛性本無南北。迷人妄執東西。

不依正覺修行。畢竟終莫了期。

元，自入空門，二十餘載，導師訪道，遊遍山海，習教參禪，履及中外，奈根鈍機小，所學難成，福薄緣稀，蓄志不競，歸來，養拙鳳凰山中，住持，吳山海會寺內，鋤地種蔬，諱經辦學，雖有言說，究渺實行，諦思割愛儼親，原冀成佛度生，捨己從人，本爲隨苦隨樂，屈斯中日事變，德波文綏，國家危念，生民塗炭，自愧虛名釋子，枉號沙門，弗克振錫騰空，焉能息雙方兵戈，又難浮杯渡海，豈可了自己生死，清夜捫心，隕涕墮淚，是以誓志掩關，杜絕外緣，策勵身心，防止散亂，顯探藏乘，密持咒章，懺悔風生業障，祈禱世界和平，願于戈變爲香花，冀焦土化爲淨土，追悼陣亡將士，超度累生父母，同入蓮池，共成佛道，然而封關一事，且作廢道。

丈室能容百億眾。寶王剎現一毫端。

衆生度盡方成佛。世界和平始出關。

語云，精誠者至，金石爲開，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戰事亦爲心造，和平亦爲心造，而人造戰事，余造和平，就看誰家獲勝也。

惟和平二字，含義至深，原和則平，平則和矣，否則，便不能和平也，世人所呼之和平，皆不出四，今論之平，與不平和與不和，便冷然明瞭矣，一戰勝之和平，二戰敗之和平，三有條約之和平，四無條約之和平，有條約之和平者，因雙方各持不下，唯戰爭過久，消費過多，致雙方厭戰，彼此疲憊，即立條約也，無條約之和平者，乃強霸國仗勢力能熾，鎗礮快利，戰敗弱國，不與條約，實行吞併之也，戰勝和平者，乃強勝國，憑凌殺氣，任意宰割弱小也，戰敗和平者，因國勢危衰，軍事敗北，民氣頹喪，而求和平者也，人類戰爭而呼和平者，總不出此四種矣，然則苟能和平乎，難也，縱然勉強而和，終難於持久，所以史程中有和平紙上墨尙未乾，息戰礮中彈猶未冷，而又打起來矣，本論主力和平者，非上述之四種和平，因其弗克永久，余所呼論和平者，乃佛教澈底真正之和平者也。

和平之希望

凡人類皆具有希望，又不可無希望，惟在希望之真，與不真，澈底于不澈底，戰爭，乃人類之惡魔，和平是人類之救星

，凡在感受戰爭之苦痛者，均絕對的希望和平，然希望不真不澈底者，則和平亦不真不澈底矣，何爲不真不澈底，何爲真之與澈底者，今試論之，世人所呼希望和平者，卽不真，不澈底，而佛教，所呼希望和平，乃極真，極澈底者也，世人不真不澈底之希望，卽前述四類和平也。

第一、有條約之希望和平，不真不澈底者，原因二國勢力相埒，地位平等，而戰爭相持不下，惟戰事延長過久，彼此受創皆深，雙方消費俱鉅，所以希望和平者，無非待雙方各得休息而已。待創痕將好，元氣稍復，使你操我的槍，我磨我的刀，各練各的壯丁，各充各的武備，無論何方，一旦慾壑齊開，貪慾驟發，便伸魔手，將條約扯碎，甚麼國聯，簽字，悉皆無效，則各徵各的常備兵，各行各的總動員，駕飛機開火戰，又互相殘殺矣。這便是世界，有條約之和平，不真不澈底者也。

第二、無條約之希望和平，不真不澈底者，乃世間強弱之國，戰敗弱小時，希望極大，欲滅其種，併其國，永久制伏他人，長此吞他國，得任所欲爲，施種種虐待方法，用種種不平等手腕，填自己慾壑。不知江山易改，而人心難制，壓迫力愈大，而彈力愈高，強弱分心，各走極端，任你強者，鎗破快，而弱者，背志不與合作，縱爾制刑重，而始終要求獨立，隨你威嚴，死都爭求解放，一旦待其強者，稍漏其隙，便揭竿而起，重動干戈矣。此卽世間，無條約之希望和平，不真不澈底者也。

第三、戰勝之希望和平，不真不澈底者，卽世界強大之國，恃軍火利，仗槍破多，打敗弱小之國，仍意要求，賠款，通商，或立領事裁判權，或定永久專利條約，希望亦大，既得一尺，便進一丈，只顧己國飽暖，不管他國饑寒也。惟公理終難磨滅，強權似不能持久，一旦弱敗國，忍耐不過，便號打倒列強，還我河山，取消不平等條約，遂鼓勵民心，翻起原案，而講公理，重將甲兵，而雪國恥矣。此亦世間，戰勝國之希望和平之不真不澈底者也。

第四、戰敗國之希望和平之不真不澈底者，原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兩國交綏，必有一敗，戰敗國之希望者，只要不滅我種族，不併我國土，割地，賠款，道歉，受辱，不算回門，待我創痕愈，敗績脫，國勢整，民氣盛，再來報國仇，討舊債，中興宗室，痛飲黃龍，且待時矣。不知底從細斷，七由弱扇，計劃難週，而實現則難矣。原戰敗之國，常爲對方所監視，倘一貶禮節不盡，觸對方之怒，則滅其種，亡其國矣。此卽世間，戰敗國之希望和平不真，不澈底者也。

嗚呼！人世建國艱辛之如此。而戰爭殘殺破壞又如此。而和平之不真不澈底又如此。其尚存，竟在何處耶。蓋世人之知見錯誤，不了人生宇宙真相，以致因地不真，其果迂曲也，且引科學學家，所傳人生宇宙之知見，便可知矣。在古代希臘哲學家之泰利士以（水）爲萬物之根源，因見鐵植物中，皆有法質故。而安納西米尼士，則又不然也。便主張以（氣）爲萬物之本質。至德謨克利泰，以物質便爲無限素質原子所成。而柏拉圖，則以物質是無形，無形，渾沌一團。近代哲學觀念，爲

笛卡兒，最極有力，以爲物質，乃展延性，即世界的一切，莫不皆然。洛克則又不同了，他以爲物質，是不可知，不可以言說得到。這些哲學家，各有其主義，各執其是，科學家，以道爾頓之原子說，曾放光一時，以爲原子，就是萬物之最澈底本質，再不可分析。後經湯姆孫之研究，於真空管中，見有電子，其最重之原子，有九十二旋轉電子。于是便謂原子，乃陰陽電子所組合。以上哲科所立之見解，各道其真，各論其是。余不欲批評。智者，思之，哲學自有哲學推翻。科學自有科學打倒，何勞余嘖嘖辯哉。

次論佛教，乃極真極澈底之和平者。蓋佛，具三智，五眼。了達人生宇宙，亦非客觀物質構成，亦非主觀之精神發現。又非上帝創造，乃吾人之八識自心所造也。然則何以造此戰爭惡劇耶。以世人迷失自心，妄執外物。楞嚴經云。一切衆生，迷失本心，認物爲己，故於其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世界之有戰爭者，乃妄認物質，爲大爲小，迷信，達爾文與馬克司之物慾，最美最真，欲得真美者，當生存競爭，物質競爭，優勝劣敗。所以引起世界戰爭，如凡人見他人住宅美，衣物華，而我之住宅卑，衣物劣，便起貪慾，奪他人之華美，補我之卑劣也。力不足，勢不勝者。私竊盜取。槍械多勢力強者便公開征伐。所以而起戰端。當知世界之戰爭，乃吾人迷失本心，妄執外物爲大爲小，不知物質實無大小。全由吾人自心，妄執大小也。目試觀吾人現前事物，羅列於四週者，或大或小，有長有短，豈物質真有大小長短耶。若無日月燈光，則不能見物質之大小長短矣。如是物質之大小長短，爲何而有總不能肯定，其從日月燈光而有，或從自己心眼而有，若從心眼而有者，無日月燈光時，吾人亦有心眼，爲何不見大小長短也。是知外物之大小長短及華美卑劣之想像。全屬虛妄，若了之，便不競爭物質。一切大小戰爭，自不能起。此爲佛教之和平希望極真極澈底者也。又復當知，世人所希望之和平，乃戰爭時，而所對之和平。因戰爭起，方呼和平，不戰爭，則不呼和平矣。而佛教乃和平之和平，即不戰而，而亦常呼求和平。蓋佛教如治病斷根，止滯抽薪，爲澈底有效之方法也。而世人迷昧本心，妄執事物，如炮聲息，雙方休戰，便謂和平實現，然此和平實非真正之和平也。不過雙方戰爭太苦，如工人放假一天，休息一下，便仍須工作。又如演電影，暫停五分鐘，過後仍將開演矣。而佛教真理，不待戰爭時，方呼求和平，即和平時內，亦呼求和平，故爲之和平中之和平，乃爲最澈底之和平，有至理存焉。蓋吾人和平時，雖不動干戈，不開槍砲，而吾人睜眼開口，動步舉手，皆在戰爭中，細論之，起心萌念，亦正在戰爭。如眼，戰爭於色。口，戰爭於味，於是非耶。脚，戰於爭先於途也。手，戰爭於快，於物也。而心，愈，萌戰爭於好惡也。諸思吾人無日不在戰爭內，無一刻不在沙場中。當知此難見之戰爭，與可見之戰爭，原本不二，不過分大小明暗。難見之戰爭，爲小，爲暗，可見之戰爭，爲明，爲大而已。如病隱時，不治。則重來難醫。如物形暗時，體若倚斜，則明時其影必曲矣。論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又云。「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戰爭與和平，亦然

。如不見戰跡，不聞戰聲，卽恣意貪求，待到戰時，方欲求和平，則已不易矣。所以全堤之潰，始於蟻穴，千里之失，差於毫厘。吾人希望和平，需在和平時，卽主張和平，若待戰爭時，方呼和平者，乃不澈底之和平也。而佛教之澈底和平，爲極真實者於平常時，卽教人六根，休逐六塵。是卽不起戰爭，後免奪人領土，滅人種族，爲防微杜漸，乃正本清源，所以名和平之和平。卽和平之極真極澈底者也。

佛教之和平，既然極真極澈底，余希望世人欲求和平須積極提倡佛教，則和平易於實現，否則和平無日矣，因佛教乃和平之本，若提倡佛教，則和平卽至矣，然則如何提倡佛教，下論及之。

第一、需整理佛教本身，在滬通與緬甸，及錫蘭之佛教，從形式觀之，聊堪告慰，以實地論之，不無遺憾，因以大乘佛教也，日本之佛教，近來頗燦爛，普及，然信之者雖衆，而修證者其尠，在西藏蒙古及滿洲之佛教，亦盛以佛教爲最高有力學府，惜其挾雜軍政，稍帶神秘，尙欠純潔耳，英、美、德、法等，諸國佛教，尙在萌芽期中，只獲高級之士靈滯，猶待民間普及，近來日本教徒，積極往彼灌輸，乃該地人民之福音，中華佛教，雖屬老大，而近來腐敗之至，其病全由政府，不提倡不整理，因佛教本身，自難整理，因之勢力也，仁王護國經云：「佛告月光，我滅度後，佛法時囑國王大臣，不啻彌比丘，因之勢力故」，又云：「護持佛法者，恐被人摧毀，可已帶戈執矛」，可知整理佛教，宜軍政有勢力者負責，如人抱探薪，不能自治，需假以彼黃療之，方能回春也，苟希望國家世界，澈底和平，唯有第一，整理佛教，然後推行佛教，宗旨，在世界各地，自有大心之士，負責，惟中華則乏人實施，近世太虛法師雖急呼，整理僧伽，然而未見生效者，一方面，是政府漠視佛教，一方面，是整理制度欠圓，由是而觀，欲興中華佛教，需親成靈山，乘願大士，抱無畏精神，具大雄力，體我佛慈悲，具澈底和平真理，外顯章歌將軍之威權，內修比丘和合之德行，如是宜猛並進，政教齊施，若得佛教本身健全，則澈底和平之基礎奠定矣。

第二、推行佛教之宗旨者，蓋佛教之本身既強，而和平之基礎已立，進而當推行佛教，提倡和平者也，佛教以慈悲平等爲宗，人人皆知，惜其知而不行，等於無知也，今欲知之而行，故需竭力推行，下列四點，首組一世界佛教和平會，徵各國佛教徒爲會員，請各國君民領袖保護，先辦一世界佛學總院，容各國佛教徒於中研究各地佛教，同異令教理統一，而隨通之，爲將來世界中心師範人才，次則徵求各國教育界同意，於社會教育課程，從小，由中，至大，加相當佛學一科，俾人類均乘佛教，慈悲宗旨，後方能所行不背，乃推行佛教之一大點也，次則徵求世界，各國同意，於有佛教寺廟古跡處，重加修理，樹碑牌而保護之，於無佛教處，則集資建築寺庵，請僧住持，於中，宣傳佛法，以擴充之，又當於各國，寺廟古跡內，附設動物院，卽代表放生園，推行戒殺，放生，極慈悲和平之道，此乃推行佛教之二點也，再則於各國中心，重要區內，建偉

大總講堂一所，容各地佛教徒，擔任長期講演，佛學，及社會常識，及其他有關佛教之學術，均集中鼓勵之，然後於城市鄉村，照式推行，再則徵求各國教育界同意，準於社會各學校內，每星期日，藉各學員放假，講佛學一次，又當於各國大小寺廟中，每半月一月，辦佛會一次，俾就地僧俗男女，得聞法修習，此乃推行佛教之三點也，又當徵求各國政府之同意，於機關報內，闢佛教論壇一欄，俾宏揚教旨，或自辦報亦可，唯附機關報內，最有力，易引入入勝也，其他月刊，雜誌，等之文學宣傳，均宜竭力推行，再於社會戲院中，或娛樂場內，均主演佛教之慈悲，愛物，利生之史跡，以善惡因果，感化人心，禁止有關侮辱佛教之戲劇，此為推行佛教之四點也，以上所述兩節，四點，為提倡佛教之方略，大綱，細則，於施行時，召集會員公開擬訂之，即從事辦理，斯乃余之敬底和平主義，希望提倡佛教，亦可謂世界，人類和平希望中之希望，又為佛教和平中之和平者也。

和平之種子

諺云，到春穀不種，苗從何處生，人類既然感受著戰爭的痛苦，希望和平，然而雷下和平的種子，方能開和平之花，結和平之果，為一定程式，惟下種一事，不可忽略，需要揀擇，再加改良，否則不能結良好之果，雖滿人類之希望，達到本論之目的，如史程中任何時，何地，凡受着戰爭之痛苦，必希望永久之和平，然事實適得其反，不待數十年，又大動干戈矣，這就是種子不良，未加揀擇的緣故，本來下甚麼種，結甚麼果，就是世人公詠的，種麻得麻，種豈得豈，先哲，後聖，不二之道也，本論主義非平凡和平之希望然亦非平凡和平之種子，質言之，乃永久和平之種子，惟不可糊塗塗塗不管好壞的播下去，苟不改良，則不能結永久和平之果也，蓋種子下錯，有如種東瓜，翼結葫蘆，則斷無此理，既然人們已皆希望和平，雷下和平的種子，且先揀擇一下，試問上述世間四類種子，那一類最好，依世人眼光看來，大都以霸道無條約的種子為好，以打敗了弱小時，他的領土，就是我的江山，他的種族，就是我的奴隸，在世界上，又有威風，又漲勢力，他人不能辱我，我可以宰割他人，這類種子，依世人眼光視之為好種，又為強種，從佛教論之則為大錯特錯，因這類種子，不但害及他人，抑且害及自身，姑引一二證之，如中華之秦始皇豈不是極強勝的霸王，他併吞了六個大國，八十多個小國，版圖亦不小，想還要一統天下，造四十里闊的阿房宮，萬里路長的城牆，可算是計劃甚大，防備又週，自身還想長生不老，活萬萬歲，這種錯誤妄想，真是愚極了，費了許多心血，在位不過十五年，胡亥分去三年，可憐王子嬰只坐四十六天的皇帝，從此萬里長城也抵不住了，四十里的阿房，也被項羽燒了，只落得後人詬罵，為獨夫，這就是世間無條約和平的惡劣種子一例，又如世界，有名的拿破倫，亦可是極強勝之王，當他擊破奧俄聯軍，降服了意大利時，他的威風，亦足夠了，國富兵強，雄視全歐，有

口吞天下之勢，又敗普軍於耶拿，再克俄軍，又攻瑞典，也處處勝利，後遇俄普英瑞，重組聯軍，一舉攻陷巴黎，雖重整甲兵，再戰聯軍，於滑鐵盧役，一敗塗地，被放逐於大西洋之聖海倫島，後悲憤而死，這也是強霸種子的一例，如此強勝種子，自害奪他，揀擇起來，名為壞種，世間極強勝之種，猶不可靠，何況其他種子，所以唯有佛教，為極徹底和平之佳種，今引論之，從史程中佛教，近今足二千餘年，未曾殺人流血，不佔人領土，為世人所悉，蓋佛因修三祇，果成八相，具眼，智，明覺了達人生宇宙真相，從因緣和合而生，虛妄不實，豈肯佔人領土，視世間一切動物，皆過去父母兄弟，因造惡業，來生世間受報，當遠起度之，豈肯殺也，即此不佔人領土，不殺他人二端，便知佛種之好矣，又佛為王太子，而出家修道，不貪國位，捨象馬七珍，沿門乞食，不擇精粗，隨地而居，不分國際，任人辱侮，悉皆能忍，隨他打捶，亦不生嗔，禍眾生，冤親平等，視蟻虱，均不毀傷，此為佛種十極佳，最良者也，非如世人口喊和平，心藏刀槍，表面上言，如兄如弟，骨子裏，男盜女娼，如此而冀和平者，難也，可知，然佛種雖佳，不明瞭者，以為惟佛獨有，若不加解釋，世人便袖手而觀，裹足不前，則便失佛種，而不能開和平之花，結徹底和平之果矣，原佛有三身，六即，第一、為清淨法身，不來不去，無始無終，如虛空然，第二、為圓滿報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第三、千百億化身，隨人所見不同也，六即佛者，第一、理即佛者，佛性平等，不分男女貴賤，在凡夫地而不少，成佛時亦不增，一切衆生，悉皆具足，如木中火，無論長短方圓，皆有火也，火喻佛種，長短方圓，喻富貴貧賤，為理即佛也，第二、名字即佛者，吾人從佛經看來，由善知識得聞，佛性人人本具也，火喻佛種，長短方圓，喻富貴貧賤，為理即佛也，第二、名字即佛者，吾人從佛經看來，由善知識得聞，佛性人人本具也，如木中之火，從人聞而得知，是為名字佛種子，如聞人口念佛便將得聞佛名也，第三、觀行即佛種子者，吾人聽聞佛之名字，若不下手亦無用，需修觀行，觀有三，空觀，假觀，中道觀也，空觀者，觀一切世間事物皆空，泯一切法也，假觀者，了切萬有事物從因緣和合，善惡業感而有，建立一切法也，中道觀者，觀世間一切事物，非空非有，為中道觀，統一切法也，以此三觀而修行，為之觀行佛種子也，第四、相似即佛者，從修三觀之行，破無明，雖見佛性，而未能證得，為之相似佛種子也，第五、分證佛性者，從修三觀而有力，破去一層煩惱，證一分法身，如劍色蕉，為分證佛種子也，第六、究竟即佛者，用觀行工夫，將五住煩惱破盡，二種生死全了，為之究竟佛種子矣，若了此六即佛，則人人皆有佛種子為人用工有深淺，故佛證六即，免世人妄執佛果，又免世人自甘退法，謂佛從王宮而生修道，故成佛，不知人人若肯修，皆可成佛，如木中之火，不論好木壞木，皆有火，木雖有好壞，而火不分好壞，人有男女，佛種子無男女，故佛教之理極對平等，蓋和平者，需平而方能和，不可以強凌弱，以大併小，是不平等也，若小大強弱不平，故不能和，所以世界呼和平，皆不能和平者，乃不平，故不能和也，佛教種子人人本具，不分小大強弱故為平平故則和矣，又吾人佛性種子，如月光，本皎潔無瑕，常在空中，因有時被浮雲遮，地球障，所以不能見。而吾人佛性種子，亦然，常住吾人心中，因被惡業雲遮，妄想障障，所以不

能見佛性種子，然月被遮障時，而月光不少一絲毫，遮障去，月光亦不增一絲毫，吾人佛性亦然，在凡夫時，佛性亦不滅，成佛時佛性亦不增，即此不增不減，凡聖一如，故能平，平則和矣，即下此佛性和平種子，便能開佛性和平之花，結佛果也，此即爲佛種子最佳之種，希望人人下此佛教極佳之種，必達澈底和平之願，種子既已揀擇，而必需改良，如世間蠶繭種子不良，令農夫桑女收穫不佳，世人皆知戰爭之不良，而改爲和平種子又揀定，佛教之澈底和平佳種最良，然佛教種子雖良，歷久弊生，經年虫蛙，又有許多販賣之徒，挾雜其中，今世植福田者，不能收穫，而於本身則斷滅佛種，前章余希望政府整理佛教，乃假外助今論改良，乃從自立也，如大經佛將入涅槃，魔王歡喜，便誑佛早入涅槃，佛告魔王，爲何歡喜，而謂佛入滅，而魔王曰，因佛若久住世間與我不利，或將我眷屬化去出家，而我少利，不得人之供養也，佛早滅去，而我獲利厚矣，又佛威德甚大，我欲破佛之法，而不可得，若佛入滅，隨我自由，是故歡喜也，佛言，我雖入滅，而留法在世，汝豈能破壞，魔言，我眷屬良多，佛入滅，而我眷屬入你佛寺仰望，俾你佛弟子，被你毀壞，不依你佛法修行是故能破也，佛開魔語，淚洒滂沱矣。所以現世佛教腐敗，乃自身佛種腐敗，若不加以改良，則佛種斷滅也矣，仁王經云：「佛告月光王，我法一切魔王外道，不能破壞，惟汝等敗壞，如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身中肉」，由是得知佛種固佳，惟自敗壞，如宗與宗爭，教與教毀，性相水火，大小冰炭，念佛者，謂禪宗十八九錯，禪宗，謂念佛乃向外馳求，相宗，誣性宗，忽略儒侗，性宗誣相宗，格格不融，小乘謾大乘，非佛說，大乘呵小乘，不了義教，這些皆應改良，蓋佛經顯言之，「吾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何得互相譏誣也，希今世宏宗演教者，互相親善，團結一致，免入輕視佛種，其行我佛慈悲平等之道，此爲改良之一也，次則爲佛子不修佛道，參預戰爭，入伍殺人，謂行大乘法，放火擄掠奸淫竊佔，言除暴安民，更謂與國家增光，與佛法有益，此爲倒行逆施，乃佛法敗壞，錯解大乘，違背善道，在佛經中，明言「行大乘者，視大地衆生皆如一子」，又云：「行菩薩道者，見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菩薩生生無不從父母所生」，豈有行大乘之菩薩者，而忍心殺害父母，慘毒兒子也，儒書云：「如殺無道，以教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爲善，而民善也」，俗教猶有此善道，何得身爲佛子，而妄殺戮也，依比丘律中，不得參觀軍隊，何況親執刀鎗而行殺害耶，此當火速改良，免佛種斷滅，致衆生之禍，此爲改良之一也，又有一類佛門敗壞，謂出家不干世事，處尊養優，呼奴使僕，戰爭時，即往租界逃竄，不知佛法原爲救世而設，居此國亂世壞，衆生苦惱至極，當速起援救，經云：「觀地獄苦，發救度心，見衆生苦，行菩薩道，」出家原報四恩，而度三有，錯執謬言，謂出家不干世事，試問四恩中，那一不干世事，而可以報答，如第一父母恩，出家家人，豈不是父母所生，既從父母所生，父母恩大而當報之，不是拋棄父母，跑到佛門中，就尊報了父母恩也，必當瞻養衣食，勸信佛法，使父母身安意樂，方爲孝順，觀經中，亦顯明說：「念佛生淨土者，要孝順父母，信重三寶，方得上品上生」，既然

要孝順父母，父母在世間，豈不干世事，便謂孝順父母也，况若依大乘法，一切男子女人，皆父母，當此世亂國危，一切男女受苦，死傷無數，豈出家人，隨他死亡，便報父母恩也，蓼莪當念，風樹堪悲，希同胞，快醒快醒，改良佛種也，當知世事甚繁極多，不是教我們去打殺敵人，方為世事，即為佛子，依佛經而行，說明因果報應，化導民心，使向善道，戰爭愈大，為佛子事愈大，就是祈禱和平也，以上三類，皆佛種，而必需改良者，恐秀亂佳苗，小碍大化，苟能誠意革非，則澈底和平之花不遠，結果甚美矣。

和平之工作

希望和平之種子已經認定，既已改良揀擇，而必需實行工作，方能成功，如言之不行，何異畫餅，說食，終不能飽也，然則如何實行工作，姑且論之，凡世任何事物，必有其因，即本身原子也，如戰爭一事，為本身原子，錯誤使然，不了者，總以為他人所致，而反忘了自己的本身原子，如強者凌弱，反藉口謂我協助弱小，弱小侵強者，假言求解放獨立，此即忘自己本身原子，而錯怪他人也，佛教澈底和平工作者，是從本身原子上做起，因世界國家，皆不過本身原子之集團，各個本身原子若澈底和平，則世界國家集團自然澈底和平矣，原以世界之戰爭起因，皆由各個本身原子而起，何也，由世人迷昧本身原子，而向外物競爭，不了外物非實，如癡猿捉月，似愚蛾撲燈，良堪悲憐，然則何已知外物不實，因各個本身眼識原子等錯認，如眼前之山，實非是山，不過為某部分之射出倒影而已，此蓋為生理學所主張，從佛理論之，實然，山，非實山，水，非實水，一切事物，列於外者皆然，且將外物非實，依佛理推之，以便讀者研究，世人謂山實有者，惟從何有，或從自己而有。或從他而有。或從自他，和合而有。或無因無故而有。若從自己眼中而有者，無日月燈光，何以不見山，顯知山非自己而有也。若從他山，或日月燈而有者，倘無限之生盲，自不能見山之形狀，又山自有，自不能與眼相觸，何故盲眼，與日月燈，方能見也，再若謂從他日月燈光而有者，倘無山，無限時，日月燈光中總不見有山也，由是山從他亦不有明矣，若非自，非他，而有，乃自他，和合而有，此亦非理，試問此自，他，各有，而有，各無，而有，若自，他，各有而有者，已各自其有，何必待和合方有也，若各無而有者，合亦不有，如一沙壓之無油，衆沙壓之亦無油也，如是山之從和合而有，亦不有也，明矣，若山之自，他，和合，皆不有，或無因，無故而有者，則虛空嘗突出明月，石塊忽爾開化，則斷無此理，如是山之實有，從各方推之，皆不有，故為不實，由是當知，一切外物，皆如是推之，求實有不可得，便知世人戰爭者，顛倒是非，錯認外物為實，你爭我奪，故不能澈底和平矣，惟佛教明理真實，行事平等，了知世界戰爭，從各個人之本身原子錯誤，妄認外物為實有，故起貪慾，而戰爭不息，今既推求外物不實，而非有，如水中月，鏡裏花，雖有而不真，如是戰爭自

息矣，又復常知，外物推之不實，自己身內原子，亦不實，其理亦然蓋內身原子之我，非自，非他，非和合，非無因而有也，如是內外推之，皆虛妄不實，是則爲本論澈底和平之關要，一人依此而工作，則一人和平，十人和平，依此工作，則十人和平，若一家，一國，乃至全世界，依此工作，則全世界和平，在佛教工作，爲之空觀，泯一切法也，本論以此各個人原子，爲世界集團之成分，世界之戰爭不息，皆由此本身原子不良，所以歐洲第一次大戰告終，有國聯會，與軍縮會，皆組織精密，計劃週到，期永久和平，然而及今方二十餘年，又磨刀擦槍大殺特殺，這就是本身原子，未得佛教之原理，所以不能澈底，即今本論工作，初步，以各個人本身原子，爲澈底和平之基礎，用空觀，推於內外我物，皆不實，不有，則爲第一件工作也。

欲期澈底和平，需澈底工作，既從各個人本身原子，推於內我，外物，不實，成就空觀，便能息世人競爭物質之戰爭貪餘也，然而必需繼續努力工作，成就從空，出假之進步工作，方能澈底和平也，蓋戰爭亦非一時，就能戰爭，無論何處，何國之戰爭，莫不有數百年之準備，與集團，方可以揭旗揚鼓，可知和平，亦需極早準備，否則隨時槍彈飛舞才呼和平，事不可得，所以佛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如吾人不喜吃辣椒，需莫種辣椒種子之因，此爲菩薩，有智慧除苦之根本辦法，爲之畏因，否則待到辣椒已進口裏，才知其如此之毒辣，而生畏惡，是爲衆生愚癡畏果也，此因果二字，擺然不昧，如懲惡歸，如影隨形，不昧因果，便爲從空，出假觀也。蓋世界事物，雖然是空，倘如作惡業，必召惡果，所以佛教戒條，第一，就是教不殺，造殺生之因，必召殺戮戰爭之果，願宿禪師，詩曰，千百年來碗裏羹，怨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界刀兵劫，且聽屠門夜半聲，可知戰爭之果，由殺生之因所致，世有愚人，謂豬羊年來該殺，否則充滿世界矣。如是之人，真乃戰爭之創造者，罪不可量，依佛理論之，世間一切生物，都是吾人，過去父母兄弟，不當殺食，近世科學發達，凡事皆以科學爲圭臬，且如達爾文，乃科學之泰斗，彼之物種原來，說吾人之老祖，爲猿猴，無非經時間進化，人爲高等動物而已，恍如似人有二子，一能讀書習藝，所以知識進化，能造種種工具，一不讀書習藝，所以愚蠢如牛，以此而論，佛教戒以不殺生，極符科學的證實，衆生，是吾人過去父母兄弟，不當殺也，佛稱大覺，爲一切智人，超過科學無量倍之上，又如佛律條中，誡弟子曰，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食衆生肉，近世科學，以顯微鏡驗之，水中，果具微生虫，無數，可知佛的眼光遠大，所以比丘，飲水需濾水蠶，恐傷生物，又要持咒，俾生物仗佛力，離苦超脫也，又如經中，佛誡比丘，當觀身中，穢惡不淨，有億萬虫，常住其中，男女根內，皆有精虫嚼食血液，所以生淫慾也，此亦爲現世，科學所可證明者，可知佛說法乃真實不虛，一切衆生，不當殺食，傷慈悲心，史程中，有一引證，殷紂王無道，將文王姬昌，囚之，伯夷考，乃文王之長子，爲妲妃所調戲，伯夷考不從，妲妃譏於紂王殺之，剝肉作饅首，與文王噉之，文王問是己子，豈吐之，嗟呼

，爲生顛倒，忍心殘殺，現世父子，猶難識，何況過去父母也，且如文王，食子肉時，不明，所以不當同豬肉吞矣，況今戰場殺人如麻，筵間水陸並陳，焉能不殺父母兄弟而食之乎，如戰爭激烈時，糧秣斷絕，或運輸不到，或被敵人圍困，自所不免，以馬糞拌爲茶，殺死入肉，充饑，此乃兵士親口說之，倘父母兄弟，流離他方，爲兵，爲將，彼此同入沙場，難辨父母兄弟也，因殺死之人，面容改變，自難分別，誰親，誰疎，割肝，而食，剜心，破肚，正是自身父母兄弟，或親戚之血肉，而割食之，傷心慘目莫過於此，此乃凡夫顛倒，妄造殺生之因，而感戰爭殺戮之果，欲免此戰爭之果，所以需要依佛教戒殺，而割食之，根本法也，又如吾人有子，况今時戰爭，非昔年沙場，炸彈，毒氣，不見人，而頭已落矣，隔千萬里而即到方交綏，豈讓父子，彼此仇殺，豈論兄弟，况今時戰爭，非昔年沙場，炸彈，毒氣，不見人，而頭已落矣，隔千萬里而即到，無前方，後方之別，焉有逃躲之叫乎，此爲佛說不當殺生之最要者也，先賢有詩云「我肉衆生肉，形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任我需，休待閻老判，自揣竟何如」，此亦爲不當殺生之至理也，然須當知，割草要除根，治病須得穴，如要不殺生，須要不食肉，此乃杜源治本之法，所以佛戒不殺生，而又戒不食肉，倘只戒殺，而不戒食肉，難免戰爭之劫，又不能澈底和平也，楞嚴經云，「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熾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不見，不聞，不爲我殺，自死，鳥獸，」此肉皆我神力之化生，本無命根，汝婆羅門，地多蒸濕，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假名爲肉，奈何滅後，食衆生肉，名爲釋子，當知是食肉人，皆大羅刹非佛弟子，」可知佛教戒中，不當食肉，况素食與入生利益甚大，在孫中山，心理建設中，道之甚詳，言素食與衛生大有裨益，非但衛生，而亦能療疾，自言彼之胃疾，「經醫治無效，後遇日本某博士，教令素食，果然病愈，唯當時猶不爲信，後更食肉，則病復發，如是再三，方信素食，予人生最大利益，」孫氏，又謂「我國先哲，都爲知而易，行則難，余謂行而易，知則難，例吾國佛教素食者多，而知其益者少也，」可知素食，不但爲祈求和平者當行，欲治疾，愛衛生者，亦當信受也，或曰，素食，雖能衛生，療疾，而不能肥身健體，不知肥身健體，素食者亦多，且如科學泰斗，弗蘭克林，係美國波士頓人，破腹見小魚，因名入傳中，載「弗氏爲人健實，高五尺有十寸，耐勞苦，早歲持齋，不進肉食，一日至波士頓親舟人烹魚，破腹見小魚，因喟然嘆曰，爾能自殘同類，吾獨不能耶，此後食肉如常人」云云，弗氏早年素食，而身體健實，此乃確證素食可以健身，體其晚年衰節，效魚等智識，甚爲堪嘆，蓋以大食小，以強凌弱，乃凡人智者所不齒，謂之公敵，然弗氏開禁食肉，亦有理存焉，在人之領袖耳，倘弗氏研究佛學，則決不至於食肉矣，在中華，至聖孔子，亦有素食之提倡，如論語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孔子之素食雖不爲直接，而間接中，猶甚直接，因與佛經，五淨肉相佐，以不見，不聞，而又加不忍食，可知先聖，後聖，一貫之道，以素食，爲自，他，同樂之公理也，又肉食乃凡人之

習慣，一切動物，皆樂生存，畜類與人類之肉食者，均由習慣而成，非如俗謂畜類是生來人食的，是則虎狼食人，亦是人生來該與虎狼所食，此言謬甚也，當知，勿論人類，畜類，全在教育之指導，令去惡習，而染淳風，可以順公理，而成正覺者，乃教育之良也，憶余幼年讀三字經，有「莫食牛，與犬肉，牛耕田，犬守屋，」此乃教育之良者，由其能養人天和，愛生之德，不為姑惡暴虐之行也，曼殊大師，為清末僧界中，不可思議人物，在彼全集中，信箋類，寄書，與鄧孟常曰，「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切不可染西洋人食肉惡習，食牛肉者，其性類牛，可知食肉，乃惡習慣，生理學家，謂貓雖愛捕鼠而食，乃習慣也，若施以相當教育，貓可以不食鼠矣，其法以一鼠，置鐵絲網檻中放於貓前，待貓爪捉鼠時，用電激貓，如是數次，將鼠放出，貓已不捕鼠，鼠亦不畏貓矣，又有水族，凡人皆知大魚食小魚，倘施以相當教育，大小不相侵凌，其法以一盆水或池均可，內盛水，中間以玻璃片隔之，置大小魚各一邊，初則大魚見小魚即逐，經玻璃片阻之，如是經數次，將玻璃片去之，則大小同處，不致吞噉，由是得知，人類以強凌弱之殘暴惡習，若以佛教戒殺，素食之教育施之，則世界戰爭，於無形中，息滅矣，又素食外再加以放生，則方澈底圓滿和平工作，蓋人類，均喜父母妻子團聚，畜類亦然，倘被漁獵網捕時，則各相驚鳴，痛其生離死別也，所以人捉雌鷄，而雄鷄叫跳，獵子猿，而母猿腸斷，兔死狐悲，原憫同類，若遇生物垂死，而買放之，使其自由，以終天年，與和平之工作，最切關要，在昔永明禪師，是極好之例，歐洲曾有保護動物會，成立，組織健全，亦是和平正大工作，以弱小動物，不加保護，任人宰割虐待，非特與佛慈相違，而於人道，有虧也，以上戒殺，素食，與放生，及保護動物，均為佛教教徹底真理，即本論和平之第二件工作，亦乃菩薩出假修觀之行也。

欲建非常之業，須用非常之工，若用非常之工，必成非常之果，本論和平，非世界人所呼和平，乃非常和平，欲實現此非常和平，故必須建非常之工，竊聞日本，戰敗蘇俄時，鑄有戰勝觀音，意謂得觀音菩薩，助戰獲勝故也，本論，祈禱和平，當建和平觀音，以世人以金鑄鐘磬，動戰爭以損人，吾等以金質建觀音，祈和平以利人，一損，一利，公理井然，首組織一和平會，在前輩曾言之，乃余希望，今當實行之，方能克果，非其他某某教，甚麼會，及某大人，呼和平，而不實行其事，欲期和平，烏可得乎，惟建像一舉，乃會務中之一，如會一時難成，而建像可單獨行之，蓋此舉，乃祈和平之急切工作也，蓋觀音慈悲廣大，願力弘深，吾人精誠祈之必遂吾人之願，其建像章則另擬之，附本論後，俾言行相應，促其完成，澈底和平之大業也，凡事工作愈大，則收效亦愈大，非坐在屋內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成功一件事，必須朝斯，夕斯，日新，月就，積年，累月，方見龍爪虎威，本論固對戰爭而施藥，且看戰爭，工程如何，無論何國何地，兵工廠內，必有整千累萬工人，日夜工作，或擦鎗，或磨刀，或製子彈，或造飛機，及魚雷，戰艦等殺人工具，我們，和平的工作，必要超過他，方能得最後勝利，上面兩件工作猶小，需加一件菩薩行偉大的六度工作，依程次論之，如下。

第一、布施，度饑餓，以世界戰爭之導火線，就是饑餓的病根，凡人一味封固，我執陳見，爲慳，如將衣物鎖藏箱櫃裏似，如見他物色香，美麗，而奪取，如鷹尋虎視，爲貪，這慳貪，二種，有連帶關係，因慳而不捨，故引人貪，因貪不知足，則示人慳，如近世國家，施國防關口，不肯開放，禁止外僑入內，抵制洋貨傾銷，反引人貪也，施行外交，毀鏡土地，擴張勢力，運用手腕，要求條件，輸誠合作，反示人慳也，即此又慳極，必貪，貪極，必慳，這慳貪二字，是世界人類，不能須臾擺得脫的枷鎖，又是戰爭的活地獄，所以行菩薩工作，就是用布施，去度世界人類的地獄，開他的枷鎖，惟布施有三，即資生，與無畏，同法施也，將自己衣物，及國城妻子，象馬七珍與項目髓腦等事物，一切犧牲，爲資生施，說明施者，受者的苦樂因果，分割事物成壞，透徹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相，爲法施，濟人水火，挽他危亡，度生成佛，拔苦與樂，令一切國士，安穩和平，驅人類的戰爭惡魔，爲無畏施，此三種布施，工程浩大，需經三阿僧祇劫的時間，百種培植，方能實現徹底和平，如世尊，釋迦佛，就是一例，當他過去工作時，遇見一餓虎，在山巖下，產了幾個乳虎，有多日不得乳吃，母虎餓不能起，看看他母子將歸於盡，菩薩當時，想了，我應實施工作，與衆生，無畏的安樂，便從高層山頂，跳入巖穴，行近虎側，解去服裝，欲將赤條條的身子，喂虎，不意虎已餓日久，爪不能動，口不能開，菩薩見之，加倍勇敢，將堅銳的竹簽，把自身皮膚，刺破，使血灌入虎口，由是虎得飲人血復起，將餘身分啖之，流乳以哺子虎，是以母子，同獲生存，此即菩薩，以資生頭目身命，施行無畏的好榜樣，又有割肉喂鷹的工作，及捨國城妻子等等，引不能盡，皆爲菩薩，布施工作的成績，最顯明的表示，就是印度國，悉達太子，將他的國城，台他三個妻子，及他其餘的象馬珍寶，一切捨之，而人山修末後的工作，這是世人，公認極偉大現見實施的工程，只依其資生，與無畏施的二端，即可澈底消滅，世界的戰爭，倉庫，俘虜魔王的部卒，打倒豪華的壁壘，佔敵方的兵工廠，銷滅火線的毒氣，撲息沙場中的烽烟，救度戰場裏的難民，宣撫流離的百姓，此乃和平工作中初次，以資生，及無畏施的勝利，還有法施的工作，則倍勇敢，因要掀翻戰爭的巢穴，捉獲沙場上的統帥，令戰爭魔王，永久屈服於和平旌麾之下，且看工程中，三藏，十二部，的法施計劃，非常明顯，乃工程領袖，釋迦佛，打的圖樣，指點和平地盤，量定因果尺寸，一毫不差，姑略舉之，以便工友照樣建造，華嚴經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構，這四句話，恐工友不大清晰，稍加附註，以便瞭解，只一句，就可該括四句的意義。謂倘若有人，欲知一切佛的道理，且觀人生宇宙，皆由心所造成，倘順本論說，就是澈底和平，由吾人之心所造成，可知法施的工作，任他戰魔凶頑，逃不了這重圍，又仁王護國經，偈曰：「世界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具爲灰燼，二儀皆隕，國有何常。」這六句話，不點破，恐不少的工友迷誤，這意思就是說，吾人所住之地球，終要破裂。連恆星、衛星，都要被劫火燒爲灰燼，何況世間國土，因佛說法是對人的病而施藥，因波斯匿王，欲他國土江山，萬靈不敗，所以請佛保證，佛引一故事

去感化，說過去時有夫羅國王，往山中打獵，遇馬狂躑巖下，失盜，有特獅與王交合，後回朝特獅胎產一男，啣至朝中，天羅王知爲己身血脈，遂養之，因足有駁斑，賜名斑足，惟性暴戾，因爲獸生，野心不脫，身材強悍，每日肉食甚夥，一次，廚司買肉不得，遂將案中斬死小兒拋回，養與斑足吃，噁之味美，便命廚司，日日備此鮮肉否則治罪，於是廚司畏死，每向市中，密將小人殺之，養與斑足充腸，惟日久，市人失子者多，互相討論追究，一日見廚司，捕小兒，衆遂質問其故，知爲斑足惡王，吃人肉肥己，衆人起義，聯軍討伐，斑足敗北山中，氣忿與羅糾結黨，督辦于王會，殺于王祭山神，後往各國捕捉，得九百九十九王，只差一王，後北行千里，捕著明王；當王出城沐浴，有多人乞王布施，王允改日，遂被斑足所捕，王啼哭，斑足與言，汝既爲王何如小兒，畏死啼耶，王賀言，我非畏死，因我布施，作福未遂，且容釋回，布施畢，再來受死，斑足諾言，王即回宮，集衆討論謀臣皆謂設法逃避，王不允，便將庫藏寶物，施與百姓，請百法師，講般若，此六句偈，即第一法師所講，王聞此偈，歡喜了知國王無常，便捨國入山就死，斑足見問，人皆畏死，汝何來受死耶，王將法師所說般若偈，爲斑足講之，斑足便悟己非，遂與于王，同住山中，修習般若，由是得知，法施之工作，成績雄偉，藉此足以息強霸，希蠟詩便不可得，希蠟之國在何處，想於海岸似當年，海岸沉沉深無語，在佛經說國王無常，有許多貧夫不以爲然，即此哀施的一班，我們和平的工友，武裝起來，照工成領袖的計劃，以法布施，令戰爭斃卒首領，一齊歸順，於澈底和平法王之下，化土匪爲良民，轉焦土爲淨土，此爲第一件；布施工成之捷報也，倘不以布施工作，欲銷滅戰爭，永久和平決定不能實現，任你給砲多，巧言便，謂吾人爲和平而戰爭，此乃掩耳盜鈴之夢話，止滯添薪之愚見也。

第二、持戒，度殺犯，此件工作，亦不小，因殺犯二字，爲戰爭市上的大招牌，日夜的掛着在沙場中，毀是害自己義，就論語中說。「一家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的註脚。犯是侵他人義，論語中，亦註脚得有，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又云。「此率獸而食人也」。此項寶冠，是贈與戰爭王頭上戴的，亦可說是加冕，或受封。欲抑遏戰爭王的殺犯勢力，阻止他的怒氣，則必需和平工友的持戒，方克生效。惟持戒的程次有三。即五戒與二百五十戒。及十重，四十八輕戒。亦需說明，免和平工友的迷路。首明五戒，一、不殺生。勿論大小動物，不自殺，不殺他殺，不見殺隨喜，親手持刀，斷宰割動物，爲自殺。用鐵膳，或令使，如將帥軍等，間接斷動物命根，爲殺他殺。雖不自他而殺，或見戰爭，謂好。觀宰割，言善。乃至聞殺戮心安，通爲見殺隨喜。若論輕重。有心輕，境重，境輕。心重。心。境，具重。心。境。具輕。之四句不同。如手執刀槍，心含仇毒，則爲心，境，具重。如手雖持刀執槍臨事殺生，而心無殺

戮毒意。爲境，重，心輕。如手持刀槍，而戮心甚重，悔殺人不多。爲心，重。境輕。如手雖持刀鎗，而殺人不死，心中亦無公敵，私仇，爲心，境具輕。總上自他與隨喜，及心，境，各分輕重，可以推想而知。然此不殺戒，即可免上罪惡。否則勿論輕重，自他，隨喜，皆難免欠債還錢之公律。且如釋迦佛。某次頭暈，阿難便問佛。說佛已修道持量劫，抵今成佛，爲甚麼頭要痛。佛告阿難，因我往昔，見小兒打魚頭，我生歡喜心，故今還報也。所以殺生，勿論輕重，皆要還債，殺生之報，在歷史程中，盈千累萬，如周宣王，誤殺杜大夫，於後宣王，見杜大夫，挽弓射之，箭中胸膈，便疼痛而死。現時戰爭，盛，速放下屠刀，亦可成佛。按說於和平法王之下，同爲和平工友，建設人間淨土，豈不美哉。二。不偷盜戒。私竊爲偷，強奪爲盜。勿論一草木凡有主者，不與而取，通謂之偷盜。此戒亦不出。自盜，他盜，隨喜，三種。可以例上而知。心環輕重。亦如殺戒同。此戒在戰爭上，雖難加罪，而實具大罪，因強奪土地乃盜中之大盜也。如掠奪檢收，均得罪甚。原皆有主，而以勢力壓取，比偷盜尤重。希和平工友，立即戒止偷盜，而戰退毀犯惡魔也。三。不邪淫戒，此爲俗人，除夫婦外，而侵犯他人妻女或妓女等，爲邪淫。此亦爲戰士們，歡喜做的事。新和平工友，積極工作，不邪淫的戒條，使技老虎皮的朋友投降悔過也。四。不妄語戒。見，言不見，不見，言見，是爲妄語。乃至聞，言不聞。知，言不知。亦屬謬言。當戰爭隊裏，亦所不免，說甚麼弟兄父老，都是妄語。希和平工友，守口如瓶，方能取其勝利也。五。不飲酒。凡能醉人之醉類。概不可沾唇。此戒乃造戒，因人飲醉，一切惡業都造，倘犯此也，殺，偷，淫，妄。隨之而犯。仰和平工友。戒之爲要。使戰塵不得便也，以上五戒，乃初步和平之基本工作，持戒度毀犯爲戰爭的救星，爲人天戒，以佛經因果論，持上品，五戒，生天上，中品，五戒，落人中，下品，五戒，墮修羅，爲之三善道，免地獄，餓鬼，畜牲，三惡趣，也，二百五十戒，非普通和平工友能作，需專門技師，即出家者，所包辦的工程，列有專科，斯不限論，十重，四十八輕戒，乃和平工友之領袖的責任，擔子極重，倘非身材魁梧，腦經靈敏之菩薩工友，則不堪勝任，需具超羣拔萃之才，移山倒海之力，方能任此絕大工作，欲負此重任者，請看梵網經，及瑜伽菩薩戒本，與法華經四安樂行品，茲不遑論，以上戒條，均乃和平工友之天職，分內責任，祈各量力仔肩，必能鑿遂職履，實現人間淨土也矣。

第三、忍辱，度嗔恚，論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若大不忍，便可續言之曰，必敗國亡家也，在佛經上說一念嗔心起，八萬障門開，泰山，詩云：「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嗔心」，由是獲知，嗔恚之毒，驟忍辱之功利也，極大之嗔恚，莫過於戰爭，惟此忍辱工作，乃對治戰爭病之良藥也，嗔分有理，無理，二類，如師長實生徒，父母皆兒女等，爲有理嗔，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等，爲無理嗔，勿論理之有無，爲害皆大，惟稍分輕，重，耳，如云，天子一怒，伏尸萬里，怒即是嗔，又云，將軍動嗔，殺人如麻，可見嗔，爲人世滅種亡族之罪魁，概言之，現世戰爭，全屬嗔致，

欲滅戰爭，需滅噴毒，欲度噴毒，故需忍辱，忍辱有三，卽生忍，與法忍，及無生忍也，如迦葉尊者，風雨淋漓，虱蚤咬蝕吸血，饑渴疾病煎迫，或仇人冤家打逐，乃至刀砍槍刺等苦，遍身心，悉皆能受，爲之生忍，又爲之強忍，因身雖勉強而忍，心不免動也，觀色，受，想，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諸法，皆空，假，中，爲之法忍也，了自心如幻，諸法本空，爲無生忍，且如佛，於過去，爲哥利王，割殺身體，而無嗔恨，卽無生忍辱之力也，若能安忍，則一切冤敵無害，和平工友，行忍辱可以銷戰爭之毒，而澈底和平也，或曰，若行忍辱者，遇強國侵凌，殺你妻奴，安可忍也，常知凡弱小國，遇強者逼苦，皆有因緣，如琉璃王滅釋種，乃一例也，原佛世時，有琉璃王與兵殺釋種，目連白佛，欲往救之，佛言不可救也，因彼前世造惡業故，目連不信，將知識高者，四五百人，盡入鉢中，後琉璃王，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河，待軍退後，目連白佛，我已救得五千人，佛言持來看之，目連往看，鉢中盡化血死，諸比丘，白佛，問其因緣，佛言，昔毘闍城中，有捕魚村，時世饑饉，人食草根，以斗米售斗金，村有大池，多魚，人民捕食，魚有二種，一名拘頭，二名多舌，拘魚者，琉璃王是，捕魚食者，釋種是，夙世所造業，今則難逃矣，嗟呼。今時海中捕魚，及食魚者，難免來世不遭殺戮也，所以世界，相互殘殺，皆前世今生因果井然。彼強國殺滅他國種族者，能免後世，或千百年不爲弱者所殺乎。難也。蓋強者，未必能久強，弱者未必久弱，總之世界殺劫，皆由各個入自造，今世你殺他，來世他殺你，如現世討債亦多，史程中數不勝數，所以佛具五眼，六通，明了不謬。教人行忍辱，今世他來殺我，因我前世殺他，今安然受之，賤卽了也。今世我若不把他殺，而不安忍，反而再殺他，如是債積多矣。所以佛教能忍辱者。有至理存焉，希和平工友，明此因緣，從事忍辱，一則了自身夙債，一則不惱害他人，此爲和平切要之工作也。

第四、精進，度懈怠者，欲脫人世苦海，需積極進取，非懈怠者流，所能成功，如戰爭者，猶日夜防備，朝夕操演，方能奪人土地，亦爲精進也，惜戰爭精進，是殺人流血，極慘毒之事，和平精進，是救世度生利益之事，精進，有身，心，區別，勞筋動骨，爲身精進，默念運想，爲心精進，欲度懈怠者，需身心具精進，如釋迦佛本當十劫成佛，因精進故，早成佛一劫，先哲云，此身不向今生度，不曉何世度此身，蓋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失人身如高山放石，得人身如蚊蚋渡海，所以趁得人身，能聞佛法，便易精進自利他，現世戰爭暴發，人類苦痛極深，欲報四恩，及度三有者，速起和平工作，以澈底解除人類痛苦，銷滅世界戰爭爲目的。

第五、禪定，度散亂者，凡人常在散亂之中，身心不定，若身心不定，作事難成，乃志不專一故，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可知止定工夫，之重要，佛經云：「無礙清靜慧，皆依禪定生」，謂禪定，能生智慧功德也，禪定，有四，一、世間根本味禪，有貪著故爲味禪，世間外道亦得修之，二、世出世根本淨禪

，無有貧著故爲淨禪，此乃佛弟子所修，三、世間無漏禪，此爲羅漢所修，不來世間受生死，故曰無漏，四、出世間上上禪爲佛所修，有九種，此諸禪定，在佛經中，言之甚詳，亦爲專門工夫，非普通工友所能修習，如雷者可參看阿含經，及智者大論，所謂禪爲禪波羅蜜，與傳燈錄，指月錄，等專科書籍，欲速脫生死者，此法門最勝，惟需上根人方易入門，佛教在中華，得度人多者，唯禪宗有力，惜近世人類，業重障深，競爭物質，以客觀爲重，忘却主觀本來面目，概言之，世界戰爭，皆由人類身心散亂，不習禪定之故，苟一人習禪定，一人得度，十八百千萬人，乃至全世界人類之習之，全得度也，佛爲大覺者，皆由禪定而覺，如頌吉太子，入雪山修道，即是習禪定，故盧蔭察摩，鵲巢住頂，而不亂，禪定得力也，及乎夜觀明星，忽然大悟，喟然曰：「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可知吾人本來是佛，皆因被散亂妄想束縛，不習禪定，希和平工友，各習禪定，驅逐競爭物質之戰魔，實現天下爲公，世界大同也矣。

第六、智慧，度愚癡，不了人生宇宙真相爲愚，妄執內外物質爲真故曰愚，欲度此類錯誤知見，當習慧也，依佛理論之，世界一切衆生，爲愚癡所蔽，如蠶作繭，自縛其身，遠如佛世時有九十六種外道，或六派哲學，謂世界人類，或從天生，時生，方生，空生，微塵生，或自然讎生，各執其理，從天生者，今耶教猶繼之，謂上帝創造世界，在舊約有創世紀，道之甚詳，執微塵生者，今科學猶似其類，以萬物之本，爲極細原子，世界乃細原子之構成，亦據其理，其他執時生等，乃哲學家所倡，在佛教眼光觀之，此類皆衆生之知見，欲度脫者，必需佛之知見，即智慧也，法華經云：「吾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爲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有人釋曰：佛知非知，佛見非見，佛知非知，無所不知，佛見，非見無所不見，又佛自言曰：「諸法實相，爲佛與佛乃能知之」，由是可知宇宙人生之諸法真相，爲佛能知，世界一切學說，及發明，皆衆生愚癡也，現世人類戰爭不息，概言之曰，愚癡蠢動，欲仰此蠢動，唯有和平工友，以智慧度之，智慧，如海深嶽峻，惟不出其三尺，一切智，及道種智，與一切種智也，此三智，由修三觀而證，習空觀，破見思惑，證一切智也，習假觀，破塵沙惑，證道種智也，習中觀，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也，始終心要曰：「無明翳乎法性，塵沙隔乎化導，見思阻乎空寂，原人類愚癡，見思煩惱所覆，執外色，聲，香，味，等物慾爲真，貪戀不休，以致釀成世界戰爭，人類痛苦，皆由不觀空寂不能證一切智也，惟世界無盡，人類無盡，就如科學天文家，謂宇宙爲星雲有集散，而致以成壞，人類由低等動物，而進化繼續不休，楞嚴經，謂三種相續，即世界，與衆生，及業果相續，致世界人類無盡，行菩薩道，和平工作者必期於度盡衆生，澈底和平，故感煩惱甚多，如塵，如沙，若志願不堅，觀世界人類如此愚濁，戰爭如此頻煩，便生法退，則不能成道種智，所以塵沙，障乎化導也，蓋物無好惡，由人情見而分醜睹，人無賢愚，從識而有高低，所以世界戰爭，由智識不開，故起我，人，知見，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乃無明所蔽也，概言之，離佛法外，欲求脫苦之道，蓋不可得，原人類迷執過重，認奴作郎，以假

爲真，楞嚴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妄認六塵爲自心相」，如近人感執物質，爲真，爲美，不願倫理道德，妄言功利，謬論樂觀，錯認平等，誤爭自由，致家與家不和，國與國不平，個人則反面怒目伸拳擦掌，令弟兄不和，男女離異，空將自身幸福送盡集團，則磨刀，實彈，與師，動員，毀約，通牒，致邦國仇視，世界零亂，誤將人類和平推翻，皆由無中道觀，所以無明翳乎法性，不能證一切類智也，此三智，人人皆有，欲期了證需修三觀，此爲本論急切關要工作，因其普通，人人可修，又極高上，佛佛由斯，姑論之，俾便同習，第一空觀者，觀內外事物，皆不可得，然有二，析空，與體空，修析空者，因根鈍，體空者，根利，如觀一物爲空，根鈍者，需將物分析未了，方見爲空，利者，只需聞佛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空色，無二，無別，便了之也，日如云，木中有火，利者聞之，便了火卽爲木，木卽爲火，火之與木，同一體也，根鈍者，則不然，需將木用鑽使之出火，方信木之有火也，雖根有利鈍，而所悟則同，宇宙事事物，皆不可得，而不可得，亦不可得，方爲之真空，若有得，便不空也，且如凡人見物之有長短好惡，謂不空，故爭長論短，愛好厭惡，致引入生觀，有悲，有樂，而現世學說，以此人生爲立場，不知樂盡則哀至，苦盡則甜來，若非真苦，樂非真樂，故不能踏着真實路徑，妄生虛死，空苦空樂，欲了此虛死妄生，空苦空樂，需脩不生不死，澈底真樂，之空觀也，物體本無長短，妄執長短，本無好惡，謬計好惡，如凡人情見，一丈之布疋爲長，一尺爲短，若將一丈之布疋爲長，而短亦不可得也，既長不可得，而短亦不可得，因短例長，而方有故，或又可將一尺之短，例於一寸之短，則一尺反爲長，而短亦不可得也，由是世人所爭之長短爲妄佛法以此而觀空，其他好惡亦然，從此而例推，乃至宇宙人生亦皆然，爲空不可得，卽此便知世界人類戰爭，爭強弱而釀干戈，爲不修空觀之故也，佛教以此而觀，人類生死輪迴，世界遞嬗變遷，爲真若，佛性不生不滅，非苦非樂，乃爲極樂也。

第二、假觀者，了宇宙人生唯自心造，和平，戰爭，亦然，由吾人取捨而觀也，欲離戰爭苦，享和平樂者，必需修假觀，假者施設也，借也，如人類因不平等而起戰爭，需假平等以息戰爭也，此義爲何，因戰爭由食物質而爭，欲去其戰爭，需去其物質，欲去物質，單只以空觀，尙不能去，因人類現執物質爲有，既修空觀，而不能去者，需從空出假觀，概言之，卽以毒攻毒，以假去假也，如金剛經，佛自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乃明說不可以色，聲，求佛，到法華經，則便說：「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又云：「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既不可以色求佛，何以教人畫像，而刻形，佛者，何也，卽是本論，修假觀，以色去色也，又云：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箏篳篥，琵琶鐘鐃，乃至一小音，義持以供佛，皆已成佛道」，既不可音聲求佛，而反教人以音聲供佛者，乃假觀以毒攻毒也，蓋世人以色，聲，爲美，而起貪求，故動兵戈，不了色，聲，本空，而得真空常樂之道，如只教人觀空，衆生昧昧色聲，太重，故不得觀空，便沉河難起，需巧假色聲以去色聲，而色聲空矣，故

佛教令人造寺院，塑佛像者，乃毒攻世人競爭物質之毒也，惜其世人迷昧過深，不依佛法，不提倡佛法，不修建佛像，寺院，而築私邸，建公館，引人貪物質，蠟色聲，世界焉得不戰爭也，既不信佛說色即是空，且若今世，麗宮別墅，頃刻瓦礫，現在人類太苦，世界瀾瀾過境，不研究佛學，致顛倒世事，致大好河山零亂破碎，而猶怨佛法為迷信，不知自身迷而不信，所招也，然人類苦愈重，而菩薩悲愍切，欲期世界和平，唯有修此假觀，多造假寺院，假佛像，以保人類之假宮室，享人類之假幸福，是何言也，若不造假寺院，則無有假宮室，因世人得有宮室之美者，乃修寺院宮殿之福所致，此非不合科學，而實為科學之補充者，今科學雖然發達，而尚幼稚，只能製造一切，而不能保護一切，如層樓聳天，建築精良，一旦戰爭而層樓頹地矣，而佛法教人莫起妄貪，色即空故，則不動戰爭，而自己宮室得保護，而他人之宮室，亦藉而不毀，此為佛法補充科學之不足，又科學既稱萬能，與人類衣食住等，為益誠大，而不知誰為發明科學者也，凡人只知瓦特發明蒸汽機，加利雷發發明望遠鏡，及他發明科學之人物，各具事實，然而科學人物，又為誰使然也，質言之，科學人物，由人類業感所致非天生，又非機器能造科學人物也，何為業感，業即造作，如人以兩石相擊，而為造作之業，而有火從兩石而出為之感，又如人以二手互擦，則自身電感矣，科學人物亦然，由人類善惡兩石相擊，故科學人物，從中而生矣，然科學人物，何只出於近世，而不出於千百年前者何也，概言之，千百年前，善惡業不種極，故不感生，如二手磨擦而未着力，故不覺電感，由此可知佛學能製科學人物，由善惡業感生，由善惡業製造，所以科學於世，雖有益而又有損者，乃業分善惡也，造善業者，便享科學之益，造惡業者，便遭科學之害，佛法具此至論公理，仰和平工友，速起修習假觀，以證這種智耳。

第三、中道觀者，非空，非有，之謂也，此觀極切重要，若不修中道，則不能破無明，現法身，蓋一味俯假觀，過執於有，一味修空觀者，太執於空，過執有則偏，造寺院塑佛像，使人不見其佛妙色，太着空，則枯寂，令人不能莊嚴世界，換言之，執有者，則偏重物質，着空者，則偏拚物質，皆不得中道，致落二邊之危，脩中道觀者，見物質雖有，而不起貪着，物質雖空，而努力創造，所以佛法，雖建寺塑像，而了如幻解脫，雖空寂無為，而不昧其因果，此乃修中道觀，而能破無明惡，證一切之種智，以此空，假，中，三觀，而修，則證三種智也，又此三觀，有兩種，不同，一，次第而修，二，不次第而修，次第修者，乃根鈍，如先空觀，次俯假觀，然後去二邊而修中道觀，根利者，不次第而修，即具假，中，二觀，又此三觀，三非定三，即三而一，一非定一，即一而三，三即一三，不可思議，惟在行人會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三觀之法，有專門修習，欲習者，需看智者大師，三大部，方可入門，惟此三觀之法，乃佛法中最勝，如人飲水，冷暖不限人，又合現代根基，隨人見境緣線，都可以此三觀而觀，一切煩惱，皆可滅絕，一切事物，皆不能惑人心性，若捨此三觀而修，則難除苦海，因不能證三種智也，希和平工友，依此而修觀，則世界戰爭自滅矣，總上六度之法，乃本論和平中

之極大工作也。

夫工有巧拙根分利鈍，惟有念佛一門，乃本論最後圓滿之工作極直切方便，三根普救，又穩當圓妙，勿論男女賢愚，均甚易辦到，又不擇方所，勿論何處，都堪念佛，勿論動靜閑忙，只需口念心默，均可獲益，惟現時人類業重，教伊念佛，只覺得淡而無味，或者怕人笑，說是迷信，不知念佛法門，乃如來親口所宣，十方諸佛同聲讚嘆，為除苦獲樂之微妙法門，原念佛即佛，因佛種子，故必結佛果也，此因果律，乃一定程式，假如不念佛，而罵人，則必得為人所罵之果報，讀者試之余言然否，吾人念佛，必為佛所感應，楞嚴經云。「念佛憶佛，現前當來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可知念佛，最直切方便也，况又能帶業往生，假如造了五逆罪，若回心念佛，亦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享永久和平幸福，衣食自然，壽命無量，光明無量，在無量壽佛經，觀經，與彌陀經，言之甚詳，凡念佛之人，臨終必有佛，或菩薩迎接，西方所住的極樂宮殿，皆是七寶所造，決無飛橋蕩炸，諸上善人聚會一處，不分種族階級，皆現童身絕無女人，非常自由，同是一個相貌，無老病所纏苦，無怨親等想，與飄香勢至同為伴侶，要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毫無阻難，不需世間之舟車，又不需坐飛機，自有神通，飯食之間，可以遊遍十方，比世間航空環遊世界還快，又絕無危險，而且被土極清爽，了無塵垢，其中花木芬芳蔥鬱，有寶珠網羅覆其上，又有七寶池，入功德水，澄清映徹，比世間游泳池，好上無量倍，荷花池中，各色蓮花，都有光明，有七重行樹，被微風吹動時，出微妙音，恍如百千種音樂，同時演奏，而且那音聲裏，說些妙法，教信，進，念佛不要忘記，還有羽族，如白鶴孔雀，鸚鵡鳥，夜裏白天，都叫出悅耳音聲，亦是勸人念佛，念法，念佛，為淨土世界常聽着的法音，西方的快樂是說不了，寫不盡的，不是世間上這樣苦惱，費了許多金錢血汗，方造一房子，不到幾個鐘頭，就變成瓦礫，還不如一件衣服，一張紙，扯破了，倒值幾文錢，一家人逃亡在外，死活不知，財物也搶光，世界真苦，我們和平工友，如討厭這個惡濁世界，還是逃往西方去好，隨他們世界去戰鬥，牛打死馬也好，馬打死牛也好，因為他們歡喜如此自作自受，假如硬去阻止他們，非但無益，而且招怨，所以和平工友，我們不如早日預備逃往西方去，然須籌備資糧，第一，要信的資糧，信又有六，即因，果，自，他，與事，理。皆要相信，念佛即是佛種子為信因，既下佛種子，必定成佛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信果，人人皆有佛性，如木中之火，雖不可見，決定信火不無，吾人佛性亦然，雖在我們心中，而不可見，決定信佛，皆有，為信自也，阿彌陀佛，乃釋迦佛所介紹我們，從前祖師，看見的很多，西方極樂世界，無三惡道，色身一樣，冤親平等，在佛經說的，皆真實不虛，為信他也，我們所住的地球之外，有西方淨土，如科學證明地球之外，還有地球，為之信事也，心淨則土淨，心和乎，則世界和平，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之信理也，以自，他，因，果，同事理。皆明了無疑，為到西方第一之資糧也。

第二、行，的資端者，西方依佛說，有十萬億佛土的途程，假如坐飛機，也須幾年才能到，念佛的人，既然相信西方無疑，然而必需實行，方能得到，經云，「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是爲行也。觀經云，上品上生者，要孝順父母，信重三寶，都爲之行。本論前三件工作，亦爲之行，執持名號，每日念佛千百萬聲，亦爲之行。惟念佛有事，理之別。手輪珠，口出聲，記定多少，爲專念。反之，則手不需珠，口不出聲，亦不記數，爲之理念。亦稱默念。又有實相念佛，不念而念，念而不念，亦名金剛念，現時念佛者衆，而得力者甚少，因知易，而行難也。念佛欲易得力，可用三觀念佛，最直切。觀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本空，爲之空觀。能念，所念，皆空，是則空無東西界限，則淨土現前。觀念佛六字，雖不可得，而歷歷字字分明，爲假觀念佛也。正念佛時，六字分明不可得，爲非有。正不可得時，而字字分明，爲之非空。卽此非空，非有，爲中道觀也。苟用此三觀念佛，步步踏着西方，心心現前彌陀，不待死後生淨土，立見佛國矣。

第三、願，的資端。行必需願。則方有力。如人往他處求財，必有財的希望，則走路方有精神也。反之中途而還，或半年不到。念佛亦然，行需發願，普通念佛人，以願生西方淨土中最善，然亦有不明真義者，願求生富貴，今世家勢顯達，以念佛換銅錢者，亦有之。此大錯謬，如以金彈子而打黃雀也。又爲之棄金捨蔴，愚之至矣。因念佛爲脫生死痛苦，冀自他成佛，故需發願。平常念佛人，以「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爲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爲伴侶」。此四句卽爲願也。又爲之回向，蓮池大師亦有願文，總之念佛必需發願，有願必果。然余亦有願，若同志者當共發之。

願念佛人盡成佛。上品蓮花爲父母。
了悟往生本無生。永變娑婆爲淨土。

蓋十方皆有淨土，余不願生西方淨土者，因娑婆世界衆生，皆父母故。或曰。你可度父母齊到西方去可也。當知西方係阿彌陀佛，所建築的淨土。無量壽佛經。可作憑證，西方淨土，不過爲法藏，比丘，願力所成。吾亦當學法藏，比丘，修一片淨土，接引衆生，豈我辦不到也。我想經中，早有憑據，言一切唯心造。我既有心，豈有造不成之理。無非時間關係耳。然我變娑婆淨土，是有根據的。法華經。釋迦佛。三變娑婆爲淨土，更何把握，惟佛門廣大，爲公共的場所，願生西方的，又唯諱論，亦主張宇宙人生，唯吾人八識發現，如是我變娑婆成淨土，更有把握，惟佛門廣大，爲公共的場所，願生西方的，速念佛往生，我是說明了，我不怕飛機炸彈，我是不逃的，我將逃難的路費，省與寺人用，然本論最後工作，爲因你們，怕戰懼，故勸趕緊念佛，把信，行，願，資糧，辦足，否則，半途上，要肚餓，到不到得西方，是憑各人是否已把車票買好，多念佛，就是車票，有了念佛車票，阿彌陀佛，與觀音，及大勢至菩薩，屆時便來接念佛人到西方，永遠再看見世界戰爭，這爲本論澈底和平工作之最後方便也。

和平之衛護

戰爭乃惡處，爲人世可厭惡者，和平爲救星，乃人世極希冀者，然既下和平之種，又經數次工作，如荳苗之辛辛茂榮，若不加以衛護，任虫蝗蠶食，隨暴風摧折，縱牛馬踐踏，何能開花結果，衛護之法，有二，卽內之與外，慈悲忍辱爲內護，權巧方便爲外護也，蓋凡世豎一宗，一變者，均難免無人反對，而摧毀，本論既倡和平，則戰爭爲反對者，或施以刑法，或危之以生命，或逐出境，或誘爲非，均乃常事，苟無慈悲忍辱，則被推倒矣，若逆來順受，苦至樂從，則有願必成也，如意大利之三傑，欲恢復已失千餘年，地理上，只存名字之國，而不顧一切忠難，從事運動也且如瑪志尼，因事洩，潛逃瑞士，屏居斗室，旬九食，十月單衣，猶吮筆作論，二次失敗，潛逃於法，復出亡於英，後被逮入獄，而卒，加里波運動失敗，間關亡命，經十餘日，始出國境，忽聞報，已宣告死刑矣，又爲法國下令逐出，以全歐無托足之所，二次中敵彈，而被俘，嚴刑拷掠，死幾復蘇，後越獄逃脫，不幾日，又爲親騎所獲，下獄，又越獄逃往紐約，爲燻燭店之傭工，自活，後潛返本國，更姓名，隱於躬耕，不久起事，又被幽囚於巴力拿羅獄中，後釋歸，叢居菩列拉島，而終，喀富爾，乃王族公子，爲斥政府，遭貶，故鄉，農業，十六年，終身不娶，不治家產，後身膺宰相職，積勞逝世，以上三傑，爲建意大利而受挫折，總絕不灰心，終於完成近世之列強國也，又如孔子之危於陳蔡，及遭桓魋所忌嫉，險危急切，此乃至聖之逆境，科學泰斗加里波梭，又其一例，初製天文鏡，發見木星，爲月球環遊之說，而反對者蜂起，氏教人以望遠鏡窺驗之，而衆猶不爲信，反謂氏係魔術，時魯挪信其氏之說，爲尾政府付羅馬受審，而不悔，誣以異端，處火刑死，加氏後作論觸教長怒，仇者復傷之，立命入羅馬待質入獄，加以嚴刑，罰以三條，一，終身不得作論，邪說，二，終身禁錮，三，每星期，誦七條悔過詩，此爲豎惡逆折者也，其如孫中山爲建國而遭失敗，會通緝捉拿而一度下獄，時人皆呼爲大炮狂子，氏竟安然受之，後經數次失敗，或遁逃，或爲人悔，均不以灰心，此卽爲忍辱慈悲也，余之主信和平者，亦受創良深，如爲組織佛教研究會，有逆夜未合廳，終日不得食，奔走於風雪之下，圍困於密林之中，會成立，而反遭嫌謗，及仇視指責，謂余顛狂，不以佛法而行，惟余組織佛教研究會者，卽是依佛法以救世也，原恐爲人迷誤，且將宣言錄之，以便讀者醒目。

原佛教以慈悲平等爲宗，方便解脫爲門，爰分種種階級，物我同體，勿計國界疆域，沙界一如，所以信行者強勝，摧毀者敗亡，惟佛法博大精深，如烟似海，苟非專志研究，難以澈底明瞭，若空事皮毛，反滋殘害，况不研究之者，更所憾焉，溯佛教歷史以來，二千餘載，其利生價值，與救世精神，爲世界智者公認，唯一獨尊，非他種宗教學說，所能比擬，因佛法澈底圓滿，了達人生宇宙，乃唯識變現，因緣所生，豈如科學之片面實際，哲學之單純理想

，宗教家以爲上帝創造，此種學說，皆感歎認，唯佛法非科學之唯物偏視，非哲學之唯心單想，又非宗教之謬創者也，凡我佛徒，理宜憤啓排發，一致團結，宏揚佛法，消滅劫世隱伏殺機，剷除人類根本禍胎，建設人間淨土，完成娑婆佛國也。

以上即余組佛教研究會，成立之宣言，皆據佛經，教理，無徇無黨，以爲和平之基礎，而旁人不分涇渭，意謂親日

不知佛法真理，僧伽立場，妄加指責，何異吳牛喘月，蜀犬吠雲也，且佛教歷史程二千餘年，不干軍政，不蓋王侯，上與國若共登，下與乞丐同類，乃世界澈底教法也，嗟呼，世有未聞佛經不諳教法者，固不爲怪，而我佛子，吃佛飯，著佛衣，讀佛經，而不依佛說，雷同世俗，戒參戰，叫殺敵，而佛教如何得興，佛教不興，世界人類苦痛，何以得除，質言之，佛教非他種教法也，如歐洲十字軍爭耶路撒冷，經七次總動員，前後歷二百餘年之殘殺，良堪浩嘆，蓋其教法太火，世人肯從，致危國而陷世，或曰，不殺敵，何以救國，強民斯言大謬，蓋救國強民，不在於殺敵，在於教育，若以殺敵能救國者，世界現見，被人併吞之國，非不殺敵，而國何以亡也，當知國民強勝，實在於教育，爲智者深悉，佛教雖不主張殺敵，而能救國強民者，有至理存焉，因佛教乃世界人類公認，爲極良好教育，若提倡佛教之良好教育，國即強，而民勝矣，中華之不強者，實因不提倡佛法之教育，若細論之，則乏時間，余流滬時，曾作救國論，二萬餘字，足數千言，因稿成爲人所阻，謂余曰，時至如此，你救那一國，此即余善知識所問也，然余因時處地不同，默不以答，恐觸怒以傷情，今則可言而答之曰，那一國不當救也，蓋當時諸者，未能諳論之內容，只見題目驚心，嘗不爲怪，有暇當將該論整之，以供世界國家，同享救國強民之樂，總之余信教，立論，至於主張和平，皆非以一家一國着想，均注及全人類也，然余苦已足矣，且將流離香港一詩，錄之，可見一斑，「香島風物美，若爲貧病僧，飢寒何有紙，室暗慘無燈，憂國頻添淚，思歸夢斷魂，冤親奚取捨，佛度有緣人」，因余自離開教會，至滬籌款，而爲多人所阻，弗克余願，遂往天台息肩，欲中日早得和平，未及數月，爲政府悉蹤，領逐客令，潛逃至甬，而海口封鎖嚴嚴，故不獲通行，又無地托足，因余信教，而中外報紙，均揭載，凡入皆知，謂余爲親日派，時有危卽身命之虞，然余猶不以杞憂，處處含忍納辱，以增佛光，後脫險至滬，欲回杭不得，寄滬又無地，故流離香港，因水土不和，致採薪數月，屏居於葵葉蓬內，風露飽餐，仇指者環堵，病間欲貸無處，乞救無人，而彈淚香港，悲慘世界，河有天地，故外名曰，可悲，今幸返舊林放澗，更字曰，夜蕪，義括佛，耶，教主，字可中外管同，質言之，余此次獲歸，實生命再造者也，惟世界倘無天日，人類苦難加重，而我豈因小苦，而能貸價於人類，故靜夜捫思，朝夕搔首，人類苦根，實蒂於戰爭，於是誓志捲關，立論和平，圖報四恩，冀利三有，因論和平衝議，當以慈悲忍辱，而感觸良多，更有

一言，以忠世界者，勿論何地國民，欲得強勝雷提信佛教，否則不特矣，如中華之三民主義，實良好國策，惜其宗教一項，尙欠規制，只有信教自由，一言，雖足以當萬機，而不能發萬機也，蓋凡世強勝之國策，莫不具政治，軍事，與宗教，三夫綱，若乏一，則萎不可與也，且看歐洲各強勝國，莫不以宗教統治人心，馬丁路得，改革宗教家者也，故能於政治，軍事，並行，回教穆罕默德也，全以宗教為強國先鋒，西藏之宗喀巴也，革紅教而為黃教，日本維新者也，而整佛教以輔國政，所以能剛強於世界，何以中華之佛教任其自由，而不加整理，隨他自生自滅，當知佛教本不生滅，亘千古而不變，歷萬劫而常在，不過苦者在國民也，然爾既棄佛教，不加整理提倡，而佛教不當捨於國，而任其危亡，故余曾感傷時詩曰：「淚眼傷時僧偏重，驛天烽火何年銷，蕭蕭橋畔英雄塚，半壁江山土尚焦，」即此亦知佛教不捨於國也，余固為中華佛教徒當國危民傷之際，而豈坐視乎，世界一切人類，猶能發願施救，何況不救本國，是以再三斟酌，唯有和平，為唯一之道，非但救本國一國，而全世界均藉此而救，然提倡和平，固阻戰爭之儀，遏中日之鋒，是與本身不利，自知觸犯刑法，不待法庭審判，乃自首入獄，即余所坐之關，將週圍封鎖，惟列一面盆大之壁洞，以稍進飲食也，期限固未處決，若從輕而判，當可謂之有期徒刑，倘戰爭不已，則便可名之無期徒刑，待死而已，惟余宗旨認定，澈底和平，為度生救世之唯一方法，死而無悔，即以此身殉於佛教和平之下，亦甚值得也，況余有願在先，此婆娑不成淨土，世界不澈底和平，吾願終不休息，在世一日，而遵行一日，今世不克如願，當於來世，乃至盡於恆河沙世，以填滿其願而後成佛，此即為本論慈悲忍辱，衝護和平之內者也。

夫物重不克自舉，則必需他助，故本論，雖以慈悲忍辱為內護，而猶囑囑不足者，需以善巧方便，而乞於各國首領軍政宰官之外護也，然而既倡和平，又何需於軍政宰官，因和平未得實現，故權巧方便用之，苟實現和平，則軍械入庫，馬放南郊也，如仁王護國經云，保護佛法者，可以執戈帶矛，又云，吾法不啻比丘，咐國王，大臣，因有勢力故，所以佛寺院中，猶有怒目天王，張弓佩箭者，為護佛法，乃佛所許可者也，又如韋將軍執降魔杵，常立而不坐臥者，顯精進勇猛，摧護教法，未來成佛，樓至如來是也，再如千手觀音，人頭文殊，及密宗所供之護法神形，更兇猛，與華嚴經，之無厭足王，剎眼割鼻，無非衝護佛法之類也，更如火經，當佛倡慈悲之際，迦葉難云，佛既為極大慈悲，為何過去時，殺婆羅門，佛告迦葉，如來大慈悲心故，保護佛法故，汝當善聽，因當時婆羅門毀佛法故，吾殺之也，原因世界若無佛法，教化眾生，則人多造惡業，致令墮苦，吾乃為救度眾生，及化度婆羅門墮苦，而殺之也，何以故，蓋誘毀佛法者，必墮地獄，婆羅門因毀佛法，故死亦墮地獄也，惟凡墮地獄者，均有三念，為何而死，云何而墮地獄，如何能出離地獄也，當時婆羅門，念知為殺誘佛法，親殺而死，因毀佛法，而墮地獄，念佛能出地獄，於是婆羅門欲出地獄，便合掌念佛，以念佛力故，遂得脫離地獄，而生天上，由是而觀，佛法不可思議，此亦為佛保護佛法用武力一例也，若遇人摧毀佛法而不保護，此為得罪，因保護佛法

，即是保護國家，以國家由佛法而得強勝，故謂看仁王護國經，便知保護國家，必須護佛果，及菩薩行也，然則佛法需何種保護，有如下需，令各寺院不得駐兵，各寺產不得提收，不得輕視佛教徒，需於各地成立佛教會，辦理佛教事業，如遇困難，需以協助，若有阻礙佛教事業者，加以排斥，總之於佛教有益者，成之，於佛教有損者，去之，倘不如是保護，而任人摧殘，佛教衰必國勢衰，佛教亡，則國亦隨亡也，如印度國，可爲之借鏡焉，當佛在世時，各地人民安樂，國勢強盛，有十六大國，皆信行佛法，至佛滅度後，千餘年，佛法既政並行，尙旺，近今五六百年，被婆羅門教，摧毀，國政不以保護，又加回教一手執鎗，一手執鞭，而摧殘寺院，驅逐僧徒，迄今百年間，於印度境內，求一寺，一僧，皆不可得，此皆事實，如東印度之加爾各達，佛成道之金剛座，與菩提樹，爲佛教極重聖跡，至今尙爲摩訶外道，竊佔，靈鷲山，祇園精舍，不但求佛寺不可得，而竟殘碑斷石，猶難矣，嗟呼，佛法真如常住，永不能摧毀，而摧毀者，實乃國家者也，今猶有謂佛教出於印度，爲何印度亡，斯乃不諳史程，不達實際之旨話，佛教雖出於印度，而印度不提倡佛教，任人摧毀，不加保護，而佛教滅跡，故國隨之而亡也，是以佛法，予國家，見有密切之關係，仰各國軍政人士，竭力衛護，世界人類實幸甚也。

和平之花

戰爭乃破壞人類幸福之工具，和平爲建設世界可愛之鮮花，此爲至論之言，吾人既已覺悟戰爭爲非，和平乃是，當播和平之種子，而又加以和平之工作，復施以內外保護，和平之花，即當芬芳醞釀於世界也，然則何爲和平之花，且論之，使人欣慕也，惟欲觀和平之花，先明戰爭之慘，方足以啓人欣慕，姑節錄自古戰場文，以見一斑。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榮帶，羣山糾紛，斷節錄自古戰場文，以見一斑。

戰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嗚呼，嗚呼，吾想夫，北風振發，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驚，威尊命賤，利鐵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振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憑凌殺氣，以相屠屠，往殺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殘兮生死決，降矣哉，殲身夷狄，職矣者，骨暴沙磧，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蹙得陰山，枕箠徧野，功不補患，奢香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問之，人或言，將信將疑，謂恨心目，寤寐見之，

布奠傾篋，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妻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

此爲古之戰場，爲李華所吊，讀之者，亦足動魄寒心，然今之戰場，更倍悲慘，以古時戰爭，只用刀鎗戈矛，殺人有限，分前方後方，今則不然矣，科學萬能，製殺機利快，空軍，有飛機炸彈，燃燒毒氣，海軍，有魚雷，潛水，巨艦驅逐，陸軍，則有大砲，機關鎗，鐵甲坦克車，頃刻能殺億萬生靈，半日能到數千百里，不分前方後方，同列戰區，如炸彈投來，令耳聾身倒，鎗彈射至，殺傷刺膚，死者血濺肉飛，尸枕骨爛，或迴毒氣，息塞立斃，如逢敵人，頭劈即死，生擒，則剜心割肝，死敵，則破開腸肚，被俘擄，施嚴刑拷打，更囚以牢籠，縱投降降爲奴隸，更加虐待侮辱，至于無糧秣時，自食屎尿，軍令若來，晝夜奔走，鎗彈驚魂，飢渴逼身，只聞鬼哭神嚎於黃沙，唯聞日曬風寒於茫茫白骨，父母兄弟妻子離散，望斷秋水，鄰里鄉黨朋友分飛，天各一方，斯爲今日戰場，不分前後殺人迅速，深可悲慘者也，惟戰爭慘毒，今古同慨，而中外皆然，歐洲古時戰爭，唯十字軍最慘，近世，則假科學萬能，殺人亦萬能也古時沙場，僅一國二國，今日火線，能牽致全球，所以爲世界大戰也，勿論今古中外，苟能依佛教慈悲治世，則歷來至今，無數億萬生靈，不致枉死矣，然則往者，固不可追，來者，猶尚可諫，欲免戰爭之苦，而和平之花者，惟需依本論程式而行，和平花開不難，假如人類五十年不戰爭，則世界幸福，便蔚然可觀，且試論，有百億無數萬軍餉，而不屢取於人民，一切苛捐雜稅，於是悉免矣，又有百萬億無數工人薪金，不俾取於國家，於是國家富裕，工人少鑿鐵鑽銅之苦，蓋兵工廠無用矣，一切鎗子砲彈，可變與國家建築工程，一切兵士工人，可能開墾生產，如是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恆足，不聞經濟恐慌，亦不需求人借款，其和平之花，樂何如也，再如人世父母，養子劬勞益顯，及至成年，而不徵軍役，子能贍侍父母，父母終身有靠，如是子傳孫，孫傳子，子子孫孫，各獲天年，其和平之花，欣何如之，又如夫妻相顧，內外兼助，不爲軍役，外無曠夫，內無怨女，夫妻如魚水，敬愛如賓友，其和平之花，幸何如之，又如鄰里鄉黨，有難共濟，遇事同襄，免徵入伍，而得攜幼往來，臨門瞻視，共話桑麻，互容漁樵，或同飲於明月之下，或共餐於簞席之中，絲竹盈耳，語笑宣天，烟燭夜遊，聯袂晨征，或奕棋，或詩歌，依山村墟，笑傲山水，其和平之花，慶如之何也，此花向舊，爲古之和平，今獲科學改進，其和平之花，更鮮豔矣，因交通便利，物質豐美，製造精緻，化驗奇絕，倘無戰爭，則消費渺，而生產富，已建設者，願以保存，未建設者，從事進化，着衣不需手織，煮飯不需烟火，說話千里能聞，走路不需動步，或取飛機，環遊世界，或驅酒艇，深潛海底，層樓拋星，闖路填海，和平鮮花，真可愛也，以四海爲一家，合世界爲大同，男女平權，夫妻自由，異種別族，同是兄弟，藍眼塌鼻，共如父母，被髮放足，便於起居，活椅鋼床，適宜坐臥，和平鮮花誰不樂乎，倘更加雨露，其花逾倍妍也，人人能駕汽車，馳於陸地，個個

可坐飛機，往來天空，家家堪裝電燈，世界永無黑暗，處處可置水管，人類長免煩煩，設置遠鏡，可以詳窺天上星象，攝收音機，便能聆聞空中音樂，凡有眼耳之人，均能享此幸福，和平鮮花，繁盛極矣，還可以築樓閣於空中，以避酷暑，與防水火，只需將飛機擴大，即可得也，又能夠建宮殿於海裏，驅逐風塵，及杜賊盜，惟要把潛艇放寬，便如是矣，若人父子夫妻，客商旅行在外，思鄉心切，欲得親人，言談視面之樂，可各備以遠鏡，及長途電話，在身邊，即能視面言談，如在家裏，惟需機器改良也，倘世山高海深，工程計劃不平，覺欲實施，冀令人類平安坦安全之樂，只用碎石機器，吸水榜補在地上，則可高低一樣，似猶掌平，倘希科學進步也，此和平之花，雖未開繁，亦令人神馳想往矣，如要觀及其相，惟需五百年不戰爭，加科學增上，花方放綻也，惟以上述和平之花雖盛，能棄天扎地，香可噴及全球，惜其不克香久，尙欠徹底毀滅，假使花開千載，色香萬劫，難免不凋零也，蓋世界人類之和平幸福，只能足其衣食住之慾，弗克脫老病死之苦，所以假如達到天下爲公，世界大同，與國聯之有效，軍縮之成功，其奈世界遙短，人類變遷，之生滅何，然而何爲澈底和平之花永凋者，且證之，法華經云：「劫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因世界地球終要破裂，此爲科學界所證實，而地球如何壞在天文學，自有立義，在佛經即說地球破裂，是爲劫火所燒，略說劫火所燒之期，並待科學進步以證之，蓋吾人所住之地球極渺小，依佛眼觀之，何啻彈丸，三千大千之地球，猶如河子，劫火燒地球，非世間之火，即日球之光燄也，如何爲燒，以世界之地球，從人類善惡業感所成功，善業多，則地球不破裂，惡業重，便要撞禍，恍如一足球，全賴氣以維持，氣洩便壞，不能連轉矣，地球亦然，人類善氣多，則無虞，惡氣重，則如足球，被腳踏破矣，最初吾人之地球極好，一切果果自然開敷，地內出生硬米，無有雜粒，人壽足八萬四千歲，因人心如水往下，漸造惡業，所以地球，亦漸惡劣，人壽亦隨之減短，如是歷一百年，滅人壽一歲，恍如足球，被腳踏石削，皮漸破裂也，地球亦然，人壽減自三十，至十歲，爲之減劫，到此時，人惡極，捉草亦能殺人，因痛苦備嘗，漸漸回心向善，如是一百年，又增人壽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爲增劫，如是增減爲一小劫，吾人之地球，有四階段，成語如上，二十次增減，住亦然，壞亦亦然，地球，壞時，有二日球出，天下草木枯乾，三日球出，江河水竭，四日球出，海水亦涸，五日球出，則大地烟塵，六七日球出，則便燃燒也，此爲佛經所論之劫火，所以吾人所住之地球，終要被劫火所燒，而佛說我此土安隱者，即是不爲劫燒也，又如佛授弟子，迦葉之記曰：「我此弟子於未來世，當得成佛，國世嚴飾，無諸惡道，瓦礫剝離，便利不淨，其土平平無有高下，坑坎堆阜，稍鴉爲地，寶樹行列，黃金爲甌，以界道側，散諸寶花，周徧清淨」，此即爲澈底和平之美麗花也，又如「寶塔品，如來欲容受所分身諸佛故，八方各變二百萬億國土，皆令清靜，無有地獄，餓鬼畜生，所化之國，亦以琉璃爲地，寶樹莊嚴，樹高五百由旬，枝葉華果，次第嚴飾」，此即爲佛所變現之國土，有如是莊嚴，方爲之澈底和平之花也，若廣說佛之國土，言不可盡，如西方淨土之九品蓮花，猶更倍

濃豔，華嚴世界之和平花，復增廣大，欲觀佛教，澈底和平之花者，惟當親到園圃，方信之不疑，多說反增迷悶，且將世界人類想像稍近者言之，且如本論從本身原子下和平種子，則本身一人，即可見和平之花矣，以吾人本身眼原子，所見爲謬，世界有高低不平之山陵，江河流注之涓涓，男女老少之相貌區別，黃白種之身體不同，及國界之疆域阻限，入我是非之曲直，美惡環境之欣厭，這些皆由本身眼原子變現，各隨善惡業感，有生滅去來之相，苟依本論眼原子之工作，從空觀即可以見和平之花，亦不凋零，若真要千百年不戰爭，方見和平之花，恐難得到，無非從人類事實而推，亦能如上述，可將山海，一平如掌，四海一家，又能將吾人之地球之空氣排開，駕飛機到天宮裏去遊玩，所以佛經上所說之澈底和平真相，確實可能，無非要人類照此而行，如佛說將億萬國土，並爲一國土，恍如是統一全球的意思，然人類亦足可能，只需把天下爲公的，真理實現，則與佛國相近矣，再如華嚴經，有二十重華嚴世界，更爲廣大，非只一地球，若次第而論，吾人所住之地球，在華嚴世界十三重之內，有十三佛刹，微塵數世界，吾人之地球，只微塵之一也，此花乃佛教極大和平澈底者也，如欲見之，亦屬不難，何以故，勿論何大之世界，總不及吾人之心大，所以華嚴世界，說來覺得摸著不到，究竟還在吾人心內包着也，因大小皆由吾人心中而有，倘若無心，則大小亦便莫有了，所以經中說，一切唯心，萬法唯識，欲見澈底和平之花，亦極容易，不要千百年方見，假如神經靈敏，就是利根的人，立地便可見和平之花，因無論世界如何大，戰爭如何痛苦，依佛眼觀之，恰如一套滑稽影片，然這種言說，不可會錯，雖然世界戰爭，如電影，而我切不可去加入，把我們知覺誘惑，去殺盜淫穢，所以本論主張和平，有證實言論，足符佛法之工作，欲見和平，又有憑據的把我們可見，概言之，若欲同見和平之花，必需同下和平之種，同加和平之工作，方能同見和平也。

和平之果

佛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總不出因果二字，作甚麼因，結甚麼果，如種瓜豈然，本論種和平因，當結和平果也。惟果有三。持五戒十善，祈和平者，爲結人大果，得於天上衣食自然，永不見干戈也。觀苦空無常，修四諦之道，斷見思煩惱，而祈和平者，爲二乘果，不來三界受生死，澈底不見于戈，而獨自和平者也。三覺圓，兩足尊，爲佛果，乃修六度因，行菩薩道，而祈和平者之澈底大果耶。人間只能得幾十年和平，天上五百年和平，最久，再多，八萬四千劫和平，然而總免不了戰爭，是爲不澈底之果也。二乘又爲之小乘，雖能不來三界受生死，永不見開戰爭，然只能自己一個人和平，如現時的家比丘，住在山裏修道，不見聞城市戰爭，就是他的父母被人殺了，他都不聞。他只管在山林中，吟風嘯月，逍遙孤調便了。此亦非本論澈底和平之果也。惟第三，行菩薩道，爲本論所結之佛陀大果，乃本論之目的，原行菩薩道的人，需難行

能行，難忍能忍，如現中日交綏，雙方各持不下，都恐人殺不多，一倡和平，則阻他的威風，勿論在那一方面，身命都危險了，所以現在許多大名頂頂的善知識，在平常時，大騾喊救度衆生，冤親平等，到現在，都被炸彈大礮駭走了，既如逃走不了的，亦被飛機炸彈，把耳震聾，把口駭啞了。乃至平常記得佛經上的慈悲，需冤親平等之教法。都駭掉了。這還是好的。次則聽說你推行佛教和平，非但他不讚成，反要仇罵，及伸拳擦掌，說我們應當捨比丘戒，行大乘法，到沙場去殺敵，爲國雪恥增榮也，再次的則避懶偷安，想投軍也苦，殺人也費力，又恐我殺他不倒，反而被他殺掉，劃算不來，還是躲在寺角裏好也，如上一等出家人，於佛教中，乃普濟的事實，我也不批評他，且將出家比丘的本分事，略提來討論一下，凡人皆知剃髮染衣者，爲之僧，在佛經論中，解釋，謂梵語，僧伽，此云，和合衆，這種字義，與提倡和平，則是出家人的本分事，惟和合二字，有事，理，之別，勿論參禪，念佛，誦經，習教，都歸於寂滅之理，就是說，世間財色物慾，不應貪染，爲之寂，是則比丘不當參戰競爭物慾也，不但不貪物慾，不應參戰，而且當犧牲已有之物慾，脫生死煩惱，此爲之滅，是則比丘非但不應參戰，而且要祈和平，以滅戰爭，方符合同證寂滅之理也，事和者，有六，一，身，和同住，勿論何地出家人，都同住一處，冤親平等，就是外國的和尙，都可同一處衣食也，二，口，和無諍，凡比丘不可諍論是非，動口角，及說他人長短也，三，意，和同悅，勿論見甚麼人，都要生歡喜心，不可仇視他人，就是外國人，都要等視，皆有佛性，均可成佛也，四，見和同解，凡比丘都是一樣見解，了世界幻化，不要執人我之相，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平等度脫衆生也，五，戒，和同修，凡比丘都遵佛制，守二百五十條法律也，六，利，和同均，凡比丘所得財物，都均平而受也，以上比丘之本分，是事，理和合，苟能依此而立已範人，則救世度生之功，何如也，可知佛法澈底，比丘價高，惜其近世比丘，大減其價，非但減價，抄經，不算事，而且停學的很多，惟我在這裏硬禱苦幹，總想把價提高來，這比丘僧的價值，還嫌不夠，要想賺菩薩僧的價值，所以不顧血本的，大吹，和平，和平，自開張以來，也受打擊不小，幸虧資本足，否則亦受迫停業了，余憶足三藏，十二部，多之基金，勿論如何，不會罷市，停業，終要賺到兩足尊，三覺圓，的澈底和平，及最後勝利之佛果價值也，然則如何是佛果價值，且略述之，即兩足，尊，三覺圓也，先論三覺圓，第一自覺異凡夫，第二覺他異二乘，第三覺滿異菩薩也。

第一自覺異凡夫者，蓋凡夫貪戀五欲，六塵，輪迴生死，競爭物慾，而起戰爭，爲之不覺也，惟佛能覺，五欲，色，如熱鐵丸，執之便燒，聲，如塗毒鼓，聞之則死，香，如籠鼻氣，吸之則病，味，如沸蜜湯，舐之則澀，觸，如臥獅子，近之則噬，此色，聲，等五欲凡夫不覺，故羅害，佛能覺之，則異於凡夫也，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皆能染污，凡夫眼耳等感官，比五欲更倍危險，而凡以色等物質爲美，故激起戰爭，而互相殘殺，輪迴生死，爲愚凡之人也，且引述如來自

覺之歷程史跡，便人步後塵，以達澈底和平之果也，在歷史地理中，近三千年，印度國太子，悉達，原先住觀史天爲阿明菩薩，享天福快樂，當周昭王時，人心漸趨下，菩薩欲起救之，故下兜率天，被摩耶夫人胎，十月滿足，從夫人右脇而生，立言，天上下，唯吾獨尊，淨梵王奇之，請相吉凶，阿私陀仙，入宮，見太子相，而啼，王問爲不吉也，仙言，太子相足，三十二好，甚吉，爲因太子日後成道，吾老死矣，不能親聞其法也，故吾啼耳，王聞之，爲吉，故名悉達，此云，頓吉，至七八歲，習文，十五六歲，學武，均卓絕常人，王娶以三妻，與太子，而太子不樂慾物，一日出城東門，見髮白而皺之老人，異之，問，取者答，爲世間老人也，於是太子，知人之要老，杞憂懷，思欲免之，次日，出城南門，見人病倒，呻吟，驚問取者，答乃世間病人也，太子復增愁悶，次又出西門，遊覽，觀荒郊新死之人，爲烏啄獸噉，形容糊塗，太子驚問取者，爲何物也，取者，答，世間人之末路也，於是太子憂戚倍濃，後日復遊城北門，觀比丘端坐正念，太子問其作何，比丘答，修免老病死之道，而出家人也，於是太子起敬，回宮，自淨梵父王，欲出家修道，王不許，建三時殿娛之，至年十九，夜聞空中曰，太子出家正其時矣，於是太子，勒馬踰城，入苦行林修道，削髮染衣，日食麥麻，苦幹六年，一日夜觀明星，悟道，嘆曰：「奇哉，哉奇，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也」，此爲佛如來，不爲國位妻子，五欲所障蔽，而入山學道，悟心，佛，衆生，平等不二，爲自覺，異凡夫不覺者也。

第二，覺他，異二乘者，爲如來得悟道已，將所悟之道，而教化他人，爲之覺他也，異二乘者，卽聲聞，緣覺，之人，只修苦，空，無常，無我，之道，不來三界化他人，又爲之小乘，只圖自了生死也，如來自悟，而又化他，故異二乘者也

第三，覺，爲異菩薩者，梵語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又爲大士，或博士，義通，言菩薩者，略去埵提二字，菩薩慈悲廣博，誓願宏深，故發四弘願，修六度行，而覺他人，惟所修六度，行未圓，四弘願未滿，如十一二之月光也，佛之願，度，皆滿，如十五月光，故爲之覺滿，異菩薩也。

以上三覺，爲佛所證，圓滿三覺，卽澈底和平，乃本論所結之大果也。

第二，兩足尊者，卽彌足，慧足也，原欲成佛道，需修六度菩薩行，卽上所述之布施等，乃福慧二字分類，前布施，至禪定，共五度，屬福，後智慧度，卽慧，言佛修六度圓滿，卽福慧兩足尊也，以上三覺圓，兩足尊，乃佛之功德成績，所有事實，及理趣，均載世史，予佛經論中，精深廣博，浩如烟海，若見聞隨喜者，悉能度脫，人世苦趣也，本論所期目的，卽兩足尊三覺圓之佛果，若證佛果，方能美滿人世，澈底和平者也。

和平之結論

凡世物物有始，事事有終，本論亦然，從感戰爭之苦，希和平之樂，爲起因，知和平，非徒空言了事，偏正心誠意，等慈運悲，實踐和平途徑，物我一如，自他同體，方克終於澈底和平之果也，惟本論始終，雖聊告段落，而結語尙有要言，希讀者諸公，鑒納焉，夫元乃一名字比丘，學腐識淺，道源德薄，豈敢拈毫立論，良由匹夫子國，衆生於佛，關係切要，而元雖愚魯，忝在匹夫衆生之例，况衣食於斯，肄業於佛，而豈不負責于生佛也，是以弗揣禮陋，擬管草草，立論寥寥，聊盡匹夫衆生之責，唯拙論荒謬甚多，以元少入庠序，失學哲學，披靡削髮已來，喪志玩物，於內，外，與籍，咸涉涉獵，凡理趣，事實，概由胸臆流出，所引內，外，真章，自難完璧，其間，或啼，或笑，均可爲非，或駁，或譽，嘗不爲是，凡字跡錯訛，文法感滯，流希通方沙門，碩學之士，加以指正，如言論事實，有觸犯軍政，罪在不赦，元已自坐關鎖，勿論何方，隨時均可執刑，苟於人世，微足小補，則仰各界諸公，於精神物質，隨喜襄助，或錫鴻文，贊成，或施，印刷，資釜，俾二次翻印，以廣宣傳，獲佛法常住世間，滅戰爭而實現澈底和平，轉焦土爲淨土，化劫世爲佛國也夫。

附 世界佛教和平會緣起大綱

並徵求發起人

夫厭苦欣樂乃古今不二之常情趨吉避凶爲自他同體之途徑戰爭苦而又凶也和平樂而且吉也欲除苦因而發樂吉者惟有滅戰爭以祈和平苟欲澈底和平需團結教徒而推行佛法然物重難舉必假衆擎專大難成惟需公任戰爭苦重非一人能除和平樂願願同志齊趨爰鑒于斯擬組和平會以發戰爭冀世人離苦而獲樂耳其戰爭與和平之損益及因果取捨之途徑以專刊論之茲詳茲不贅言謹將組織草案大綱臚列於左

第一章 總 則

- 一、名 稱 本會定名世界佛教和平會
- 二、宗 旨 本會聯合世界佛教徒推行佛法救世利生以澈底息滅人類戰爭實現永久和平爲宗旨
- 三、地 址 本會暫定中國杭州吳山海會寺爲地址日後再擇適宜地點

世界佛教和平會緣起大綱

四、經費 本會經費由會員納入會費外向世界募集之

第二章 組織

- 一、徵求發起人 本會既以世界為名需徵求至少三國佛教徒九人發起為合格每人先任創辦費合華幣一百元以示物質精神雙方並進嗣後選舉會長及重要職員均以發起人當選不限僧俗性別有佛教皈依戒牒者皆可為發起人
- 二、成立籌備會 本會徵足發起人後即開籌備會會議推定主任一人職員若干人籌備一切事宜
- 三、徵求會員 本會會員由籌備會擬具簡章向世界公開徵求足三國佛徒四十八人即可開成立大會選選會長及重要職員嗣後亦可繼續徵求會員
- 四、選舉職員 本會選總會長一人副總會長一人教育團建設團宣傳團護法團團長各一人以上各要職均以本會發起人內選之惟總會長一人以比丘為限餘均可皆以三年為任期續選得續任之如發起人內選職員不敷得向首次四十八人基本會員中選之本會並由總會長聘請名譽總會長若干人
- 五、成立分會 本總會成立後當於世界各地設立分會與總會聯絡進行一切組織簡章由總會擬訂之

第三章 會務

- 一、總團長 總理本會各團及分會重要公事設秘書一人會計一人幹事若干人由總會長委任之
- 二、教育團 創設世界總佛學院一所容世界各國佛教徒研究佛學培植佛教師範人才學院簡章由總會長訂定
- 三、建設團 負責建設世界各地佛教寺院與佛菩薩像及有關佛教之名勝古跡並辦理佛教慈善事業簡章由總會長與團長擬訂之
- 四、宣傳團 組織宏法團員向世界宣傳佛教之和平宗旨分二(甲)文字宣傳創辦佛學專報及雜誌刊物等……文化事業(乙)語言宣傳向世界各地演講佛教慈悲平等之意義等……簡章均由總會長與團長同訂之
- 五、護法團 凡佛教寺院僧伽產業等及一切關於佛教之各種建設事業均歸其整理及保護簡章由總會長與團長擬訂之

第四章 效力

一、本會期限 本會期限分三期第一期以東亞和平為目的不限年月第二期以世界和平為目的亦不定年月第三期以達到世

志 願 書

茲願發起

世界佛教和平會照論就綱遵則推行佛法以徹底世界永
久和平為誓

發起人

蓋章

通訊處

國

年

月

日

具

界徹底永遠和平為目的

二、本會展縮 本會展縮不定隨其環境時地與經濟能力而定如四圍中某圍適時則某圍可單獨進行如經費不足則可隨時減縮或定辦之

三、經費支配 本會共為五圍除總圍外各圍經費由總圍酌給津貼外概歸各圍自行籌備總會會員之入會費由總圍長分配之

四、本會權益 本會發起人均建銅像紀念並將影像設立功德堂內常年請高僧一位嚴飾香花及誦佛經生增福壽滅諸惡邦若助本會每年足百元或一次足千元以上者等於發起人同樣紀念其他一切權益均在徵求會員章及各圍簡則內擬訂之

五、本會附則 總會大綱章則經發起人開會修改畢即公佈施行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總會長徵求各圍長同意後隨時修改之
附啓 本會緣起大綱及章則即為徵求發起人之引欲加入本會為發起人者請將下列志願書填具付郵
中華杭州吳山海會寺和平關內可也

世界傳教和平會議起大綱

三六

(非賣品)



願佛日東升
光明破黑暗
人間成淨土
世界永和平

述論者

杭州吳山佛學苑
名字比丘可悲

發行者

世界佛教和平會發起地
中國杭州吳山海會寺

印刷者

杭州新報印刷部

2

1171